

附：

电影文学剧本

盛大的节日

影片中需给观众留下印象的人物

铁根：火车司机，南方铁路沿线某市《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召集人。

井峰：路局党委副书记，革命老干部。

江秀：列车段工人，曾是中国第一代火车女司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丁志良的妻子。

江火龙：检修老工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参谋。

李大成：火车副司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

方英：供应段支部书记，《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

秦苗苗：红卫兵小将，扎着两根顶冲的短辫，别看她二十未滿，但已是铁路学校红卫兵的召集人。

江兰：上海某大学研究生，一度是个逍遥派，在她未婚夫铁根的帮助下，也卷进了革命造反的洪流。

丁志良：火车司机长，有名的劳动模范，受走资派的蒙蔽，当上《铁路局工人捍卫兵团》的头头。

石陆：路局局长，是个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

郑华：医务工作者，石局长的爱人，支持造反派火烧她

的丈夫。

卫迪宇：路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个反动资本家的女儿，她的经历将会给观众留下一些可以思考的东西。

高尤：自诩是个“老革命”，但正如他所说的是刘少奇把他提升为这个城市的第一书记。

严函：市委委员、兼铁路局党委书记，高尤的老下级，是个疯狂镇压群众运动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乔之慎：路局党委副书记，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是个双料子坏蛋。

卞希熊：乔之慎的驾驶员，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公共汽车售票员夫妇。

剧作家夫妇。

卫迪宇的父亲。

这五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观众或许会记得他们。

“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这声音如同霹雳，震动了大地的山、水、草、木。

与此同时，一辆颇有气势的蒸汽机火车头冲进画面，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站在车头外沿的踏板上，盛夏的热风吹拂起那蓝色工作服上装，扬起那脖子上的白色汗巾，那模样，酷似搏风击雨一雄鹰。

一束暖光照亮了年轻人胸前的红色铁路路徽，更显得这位年轻人叱咤风云，光彩照人。

汽笛突鸣，笛声震耳。

在震耳的汽笛声中，画面上白烟滚滚，瞬时，炸出五个
血红的大字——盛大的节日。

第 一 章

一

汽笛长鸣——

白烟滚滚的火车头，正拖着一条长龙在笔直的黄河大铁桥上奔驰着……

奔腾咆哮的黄河水，水气冲天。

车厢一个快一个的闪过，画面上叠印出下列字幕：

一九六六年盛夏，667次列车满载着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正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高速，向南方铁路沿线某城市挺进。

二

南方铁路沿线某城市的市郊。

无线电天线耸入云端，四周围墙上布满了带电的铁丝网。

围墙园内，有些绿化，一个不甚宽长的人行路上，停放着一辆苏制黑色吉姆大轿车，在它的后面，还有两辆苏制伏

尔加，车旁站着两个彪形大汉。

机房内，收发报声嘀嘀嗒嗒，一片异乎寻常的繁忙。

镜头运动到机房的一角，一个收报员迅速地取下耳机，飞快地把一张电报纸交给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这个干部模样的人接过电报纸，大步地冲出机房。

机房外间，烟雾缭绕，使这个光线不足的小间更加阴暗。在一张长方桌的正中，背朝镜头坐着一个身体略显肥胖的五十余岁的人，桌面上，歪放着一副六十年代在高干中十分风行的赛璐珞阔边眼镜。观众这时虽不见此人面，但从他那穿着、坐相，已不难看出，此人是个相当一级的大官。他姓高、名尤，是这个大城市的第一书记。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是个秘书，他恭敬地将电报呈到高尤面前，低声地说：“高书记，北京密电！”

高尤迅速地伸出右手，拿起放在桌上的赛璐珞阔边眼镜并戴好，只用几秒钟的时间，他就将电报看完，匆忙起身对秘书说：“到铁路局。”

三

“北郊站，北郊站，我是铁路局，总调七〇一号命令，667次列车本站拒绝接车，请通知前方站！”

市铁路局调度室，值班调度员满头大汗，正在向前方站

传达拒车命令。

调度室外数不清的电话线伸向路边电线柱。

电线柱在画面里作些旋转。

调度员的呼喊声在铁路沿线的一排电线上空回响……

汽笛声中，667次列车开出山谷，驶进平原，稻穗黄，谷子青，人欢马叫。

“稻香村，稻香村，我是北郊站，总调七〇一号命令，667次列车总站拒绝接车，请通知前方站！”

北郊站的女调度员，正向前方站传达总调拒车命令。

北郊站调度室外，数不清的电话线伸向路边的电线柱。

电线柱在画面里作些旋转。

女调度员的呼喊声在铁路沿线的一排电线上空回响……

汽笛声中，667次列车驶入江南水乡，远山铺锦叠绿，近水弓桥横架，船帆来往。

稻香村站调度员正在向前方站传达总调拒车命令：

“菱角塘，菱角塘，我是稻香村，总调七〇一号命令，667次列车总站拒绝接车……”

四

夜幕已经降临。

菱角塘车站的信号灯塔。

灯塔上发出显目的红色信号。

一道白光刺破夜幕，667次列车呼啸而来。

驾驶室里。

司机铁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通红的炉火光，不停地在他脸上闪烁着。

菱角塘车站信号塔上的红灯越来越强。

铁根发现了红灯信号，他眉头挑了一下：“注意信号，红灯！”

李大成睁大眼睛望望信号台上的红灯，再看看手表：“铁根，我们可是准点！”

“奇怪！”铁根拿起对讲机：“司机长，丁志良……”

跟班的司机长丁志良在车上的一个临时卧室里休息。

丁志良伸手拿起床头旁的话筒。

话筒里传来铁根的声音：“红卫兵的专车，为什么不让通行？！”

丁志良从睡床上起来，打开车厢窗户的玻璃，探出头去。

菱角塘站信号塔上，红灯一闪一闪。

丁志良缩回身子沉默片刻，对着话筒说：“压火减速！”

五

翌日清晨。

高尤卧室，极为舒适考究。

高尤起床不久，他穿着一件较为别致的睡衣，半躺在卧室外间的一个高级沙发睡床上，一个按摩医生正在给他拿肩筋。按摩医生的身子挡住了镜头的视线，观众仍看不到高尤的真实面孔。

高尤的右边，一只红木落地收放二用机正播出具有南方特色的丝竹音乐。

沙发睡床旁边的一只茶几上，歪放着高尤那副赛璐珞阔边眼镜，和一些待批办的文件。

这一切都显得优雅、宁静，只是花园里的几棵樟树上，蝉鸣显得有些烦人。

突然，画外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和砰地一下关车门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我们在前面已经见过面的那个秘书匆忙跑上楼面，直朝高尤的卧室奔去。

对面转弯的走廊，走来一个四十来岁的阿姨，双手捧着一盘早点，她听到脚步声刚要抬头，但已和那个秘书冲个满怀。

牛奶杯、方糖罐、荷包蛋，叉勺碗等狼藉涂地。

那个秘书摔摔沾在手上的牛奶，一声不吭，仍象丢了魂似的朝高尤卧室奔去。阿姨气愤地朝他的背影瞪了两眼。

卧室外间。

高尤被外面的动乱声怔住了，他预感到有一种不兆的事件已经发生，下意识地从小沙发睡床上弹了起来（仍然背朝镜头）。

砰地一声门开了。那个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高尤报告：

“高……高书记，不好了，他们造、造……”

高尤一贯能在一般干部面前摆出那种临事不慌的大官风度，此时他头也不回地反问道：“造什么？”

秘书：“火车司机造反了，667次列车朝市里开来了……”

高尤半天不语，他慢慢地伸出右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赛璐珞阔边眼镜和那份《北京密电》，并将左手慢慢伸向收音机，啪地一声，优美的丝竹音乐中断了。

震耳欲聋的汽笛画外音传来。

六

飞快驶来的667次列车头，这时更加威武壮观，一幅巨大的毛主席油彩画像放在车头中央，彩旗、绸带对称地布置在两旁。车头顶上，两面大旗迎风招展：

一面是红卫兵的战旗。

一面是火车头工人造反队的队旗。

车头底端，八个红色大字迎着朝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铁根猛拉汽笛，在一阵惊天动地的音响效果声中，667次列车直朝高尤头部和他手上的那份“北京密电”压将过来。

画面充黑，音响仍强，须臾，一张显目的大字报被带进了银幕。——

《667次列车事件说明了什么?!》

第二章

七

大字报贴在路局办公大楼前的宣传栏上，周围还有其他一些大标语和大字报。观看的工人越来越多，有人在拍照，有人在抄录，熙熙攘攘，议论纷纷。

丁志良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东张西望在找什么人。

丁志良问一工人：“看见铁根没有？……见铁根了吗？”那个工人摇摇头。

丁志良一把抓住李大成。

李大成：“什么事？”

丁志良：“你们的头头到哪里去了？”

李大成：“到时候就清楚了。”

丁志良：“到时候就晚了！”

八

办公大楼的楼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卫迪宇及几个工作人员拎着浆糊桶，匆匆走下。

卫迪宇走到宣传栏面前，上前欲覆盖大字报，与在场的群众发生了争执。

李大成上前拦住：“哎哎，卫副主任，请你看看清楚，上面写着‘保留一周’！”

卫迪宇傲慢地：“这里是党委的宣传栏，党委要贴重要通告。”

卞希熊夹在人群中鼓动说：“我们要看党委通告！”

戴着《铁路学校红卫兵》袖章的秦苗苗从人群中站出来，她将卞希熊举得很高的手抓住用力往下按一下：“我们铁路学校红卫兵，坚决支持工人同志的革命大字报！”

卞希熊望望秦苗苗，连蹦带跳地煽动说：“我们不是阿斗，不要红卫兵来指手划脚！”

秦苗苗：“你跳什么？覆盖工人造反派的大字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卞希熊欲说无词，两眼恶狠狠地瞪着秦苗苗。

卫迪宇忙走上来为卞希熊解围：“这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这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人们又争执起来。

九

局长石陆在办公室里，听到外面人声喧嚷，他打开玻璃窗，伸头朝楼下望去。

下面，黑压压一片人群。他皱皱眉头，整理一下衣服，走出办公室。

十

宣传栏前。

大成、方英、秦苗苗等人站成一排，用身体保卫大字报。

卫迪宇、卞希熊在鼓动人上前冲。

江秀从人群中冲了上来，她怒目大叫一声：“革命的大字报，谁敢覆盖！”

卫迪宇一吓，见是江秀，顷刻又神气起来：“江秀，你怎么可以威胁党委？”

李大成走到卫迪宇面前，大声警告：“你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上窜下跳决没有好下场！”

人群中，又是一片辩论声。

正在不可开交时，石陆走到人群中来，有人自动给他让出一条道。他走到宣传栏前，厉声责问道：“都围在这里干什么？”——

卫迪宇提提手中的浆糊桶，指着李大成说：“石局长，他们不让贴通告！”

石陆望望李大成，从鼻子里擤出一个字：“唔？”

李大成毫不客气地冲着石局长：“铁路局大得很，哪儿不能贴？”

石陆气冲冲的走到大成面前：“大字报是你写的？”

李大成毫不胆怯：“革命造反派写的！”

石陆放大嗓门：“造谁的反？造党委的反？造党的反？”

这张大字报气味不对！”

江秀又冲到石局长面前，挖苦地说：“气味不对？那是大局长的鼻子有问题！”

场上发出一阵嘻笑声。石陆颇窘。

丁志良冲到江秀面前命令道：“你胡说什么，给我回家去！”

江秀白了丁志良一眼：“碍你什么事，自己不造反，还拖别人后腿！”

场上又是一阵嘻笑。

石陆怒不可遏，他大叫一声：“江秀！”

方英走了上来：“党委压制四大民主，我们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石陆一见方英，不觉吃了一惊：“方英，你是支部书记，怎么也跟他们起哄造反？”

方英一昂头：“支部书记也有权利造修正主义的反！”

石陆更火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北京，莫斯科都分不清，你这个书记是怎么当的嘛！”

不知什么时候，铁根已来到石局长的旁边，别人要叫他，他示意不要作声。

铁根等石局长把话说完，上前一步问道：“石局长，我问你一句话可以吗？”

石陆上下打量一下站在面前的铁根，嗓门低了一些，“说吧！”

铁根：“你当着群众的面亮相，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石陆是赞成，还是反对？”

石陆愣了一下说：“搞文化大革命，我当然赞成。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是在文化界搞，我们这儿是铁路，为确保铁路畅通，不能允许造反……”

铁根举例反驳：“铁路上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不然的话，红卫兵列车到现在恐怕还停在菱角塘！”

石陆哑口无言。

丁志良走到铁根面前：“铁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石局长说话呢？”

场上有些人附和丁志良。

石陆见有人支持，他转身对卫迪宇大声说：“贴起来！”

群众起而攻之，也有人支持。场上又一次热闹起来。

石陆继续指挥卫迪宇等人上前张贴通告。

大成、江秀、方英等造反派手挽着手组织一道人墙，保护大字报。

秦苗苗等红卫兵小将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保护大字报。

场上对峙，双方的气氛十分紧张。

铁根冲到造反派和卫迪宇二者之间，对造反派同志大声说：“大家闪开，让他们贴！”

江秀、方英、李大成、秦苗苗等人不解地望着铁根，见铁根坚定的样子，大家纷纷闪开。

卫迪宇被铁根这一行动愣住了，她转过头来看看石陆。

石陆满不在乎地一挥手：“贴！”

卫迪宇等人用扫帚在大字报上胡乱地刷上浆糊，把党委的通告贴在大字报上。

通 告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铁路上非法成立的造反队组织应予解散，违抗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路局党委

×月×日

江秀气得两手直抖，她拨开卫迪宇、卞希熊，冲上去撕通告。

铁根一个箭步上前按住江秀的手：“大姐，让它贴着，这是一份很不错的反面教材！”

不知是外热还是内火，石陆这时已把衣服扣子解开：“铁根，你，你说什么？”

铁根：“它可以动员群众，起来造你们的反！”

石陆气得浑身发抖：“岂有此理！”

十 一

“叭、叭”两响喇叭声，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局党委门口停下。

驾驶员连忙打开车门，严函、乔之慎从车里跳了下来。

铁根见此，他和大成、江秀耳语一下，大成、江秀匆匆走

出画面。

严函望望人群，迈着方步走到石陆身边，傲声傲气地说：“老石，那张惊心动魄的大字报呢？”

石陆肝火仍旺：“刚刚贴掉。”

严函故作姿态：“唉，不必贴掉嘛！听说写得很有水平，又是阶级斗争，又是路线斗争，不是列宁如何说，就是马克思怎么讲，应该叫它贴着，让我们欣赏欣赏嘛！”

铁根单刀直入：“这么说覆盖革命造反派的大字报，石局长事先没有向严书记请示过？”

严函冷眼看看铁根，又继续傲声傲气地：“我，不主张覆盖！”

铁根：“这么说，严书记你支持我们这张大字报？”

严函昂起头：“我再说一遍，应该让它贴着！”

铁根挖苦地：“可惜啊，大字报已被人覆盖了！”

严函：“那我只好说，遗憾啦！”

铁根走到严函面前：“严书记不必遗憾！”说着摘下红袖章，举过头在空中舞了几下。

一阵嘹亮的汽笛声传来，不远处，江秀驾着一列油漆一新的内燃机车长啸而来，李大成扛着几杆红旗站在车外踏板上。

车头上贴着一张大标语：“彻底清算严函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在场的群众议论纷纷：

“唉，这不是大跃进时造的那台内燃机车吗？”

“是啊，井峰同志为了它，还被市里降了职。”

没一会，内燃机车开到严函的身边停下。

铁根指着车头的大标语对着严函说：“严书记，请欣赏吧！”

严函看看大字报，转身对场上的群众说：“我严函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来到铁路局，所作所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恐怕不合适吧！”

场上有些人七嘴八舌叫喊：

“不准诬蔑严书记！”

“拿出事实来！”

内燃机车上发出哗地一阵铁链声，人们随着声音转过头来，只见铁根手中拿着一根手腕般粗细的铁链条从车上跳下来，直朝严函走去。

铁根抖抖手中的铁链条：“对你严函，我们工人肚里都有一本账！你来到铁路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工业要退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台内燃机车打入冷宫，一根铁链把它锁在岔道上风吹雨打了五、六年啊！什么头脑发热、养不活的私生子、有失无得的典型，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来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打击革命干部和我们工人跟毛主席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你严函姓马还是姓修，这就是铁证！”

哗地一声，铁根把铁链砸在严函的脚底下。

丁志良又一次走到铁根身边：“铁根，你不想活了？”

严函：“年青人，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和才能。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是这样过来的，冲冲杀杀，大喊大叫，可那是对地主、买办、帝国主义。现在时代不同了嘛，把矛头对准党，大方向错了，啊！大方向错了吧！”

铁根：“你严函能不能代表党，让革命群众在运动中考查考查再说也不迟嘛！何必那么早就往脸上贴金？”

丁志良：“党委书记不代表党，那谁代表党？”

严函：“说得好，把党架空是右派反党的手段！”

铁根：“把革命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这是走资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法，十六条早就批判过了，你严书记怎么还来这一套？”

秦苗苗振臂高呼：

“坚决贯彻十六条！”

“镇压群众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场上群众热烈呼应。

乔之慎跳出来替严函解围：“同志们，严书记和党委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出于对大家的爱护，大家要从正面积极的去领会。”

严函：“社会上如此动乱，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表演。我奉劝某些人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本来一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了不起，既然你铁根要和党较量，我们奉陪到底！”

铁根：“严书记，我们也告诉你，有人要对抗十六条，想和文化大革命较量，革命造反派愿意斗到底，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

石陆气得拿起衣角当扇子，“太放肆了！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严函：“我们对某些人姓左还是姓右也要搞清楚，对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我们从来没有手软过。卫副主任，把党委的第二份通告当众宣读！”

乔之慎忙从黑色皮包里拿出通告交给卫迪宇。

卫迪宇大声读通告：

“通告：兹有司机铁根，非法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即日起，吊销其司机执照。路局党委。”

场上群众哗然。

严函大声对群众说：“党委通告，一经公布，立即生效！”

铁根跳上车头踏板：“违背中央十六条规定，对工人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通告，我们一条也不承认！”

严函：“你们？”

铁根：“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江秀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列车段革命造反派！”

机务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机务段革命造反派！”

方英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供应段革命造反派！”

车辆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车辆段革命造反派！”

水电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水电段革命造

反队！”

工务段代表手擎一面造反大旗站出来，“工务段革命造反队！”

铁根：“同志们，我代表各分段革命造反队宣布，《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今天正式成立！”

站在车头上的李大成，有力地亮出《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

严函看看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吃惊地：“造反司令部？谁是司令！”

铁根深情、豪迈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红司令！”

场上的群众响起一阵欢呼声、鼓掌声。

铁根继续说：“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众呼应：“造反有理！”

众吼声和着震耳的汽笛声，直上重霄九。

秦苗苗不知何时跑到铁路局办公大楼的顶上，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大把传单，使劲地向空中一撒。

传单飞舞，汽笛长鸣。

无数双粗壮的手伸向空中。

空中的传单在继续飞舞。

十二

飞舞的传单画面渐隐。

市万人体育馆的顶灯渐显，星罗棋布，闪烁发光。

优美、轻快的钢琴声中，一个矫健的运动员正在平衡木上敏捷地跳跃、倒立、转体、腾翻。

这是一个晚会上的体操表演，圆形的馆内，四周坐满了各界代表，琴声不断地被掌声、喝彩声所淹没。

主席台上，也坐满了人，由于镜头是居高临下并且反拍，所以只能见到他们的背影，而无法看清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的脸部表情。

在主席台的第一排，居中的那个人手里摆弄着一张传单，面前的桌上摆着茶杯、毛巾盘等物，桌面的右方，放着一副赛璐珞阔边眼镜。

这个人的旁边稍后一点，坐着铁路局党委书记严函。严函匆匆地饮下几口茶水后放下茶杯，一只手从嘴边抹下一片茶叶，看样子，他们已经谈了不少时间了。

那个人一边佯装欣赏体操，一边慢吞吞地对严函说：“我早就对你说过，对造反派要顺着点，你看，现在搞得很被动吧！”

严函检讨几句：“我们有点操之过急……”

那个人说：“是呀，不可太轻率，你们党委的几个副书记表现怎样呀？”

严函：“局长兼副书记石陆同志，表现好，敢跟造反派顶。副书记乔之慎，你也知道，历史上有些问题，这次我要他退居第二线。就是副书记井峰，和我们有些对立。”

那个人慢慢地把头扭过来：“这个人要当心，他喜欢造反，六四年我在你们那里蹲点搞四清，他反对我推广桃园经验，向中央告了我一状。结果呢，少奇同志却提升我为市委第一书记。”

至此，我们才看清高尤这个人的庐山真面目。这时，他正在给严函面授机宜。

主席台的第三排座位的一角，有两个部级干部在低声议论，其中一个市委宣传部长，另一个不知其姓名。

那个不知姓名的人低声问宣传部长：“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高书记还有心思叫大家来欣赏这玩艺。”

宣传部长诡秘地笑笑：“这里的奥妙你老兄就不知底了，高书记今晚是学三国的孔明，唱的是场空城计！”

高尤：“姓井的这个人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这次运动，要防他一点。”

严函：“批《海罢》的文章一发表，我就送他到市党校去‘深造’了。”

高尤赞赏地：“把他和造反派隔开，这很好。”

这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高尤身边，低声说：“公安局的李局长到了。”

高尤起身退席，严函尾随在后。

馆内长廊。

高尤：“这次运动不比往常，是十几年来党内斗争的大爆发，这个时候，要特别谨慎啊！”

严函：“原先是想枪打出头鸟，在他们闹事之前就压下去……”

高尤放慢了步子对严函说：“让他们闹几天也好嘛，一九五七年你我不都经过了么？他们跳出来闹事，要不了多久，群众就会起来反对他们的。”

严函：“现在群众中有不少人支持我们……”

高尤：“控制群众很重要，特别是工人。在城市里，工人都起来造反了，你、我就会被人赶下政治舞台，铁路四通八达，那里乱起来，对全市可是最大的威胁……”

严函点点头：“我回去一定把工作做好。”

高尤、严函走进体育馆贵宾接见厅。

接见厅一旁的沙发上，公安局李局长已在座，一只黑色公文包放在他的膝盖上。

高尤坐下后问李局长：“都查清楚了吗？”

李局长边说边打开皮包：“都清楚了。铁根出身没查出问题，他父亲参加铁路工人武装起义时被国民党杀害。铁根后来跟着江火龙在铁路上做童工。”

高尤：“江火龙是什么人？”

严函：“老检修工，和铁根父亲是师兄弟，他的二女儿是

铁根的未婚妻。”

李局长：“江火龙和铁根父亲一起被捕入牢，后来他组织越狱……”

高尤想起来了：“啊，四清时候，要揪乔之慎历史问题，就是这个老头子吧？”

严函：“就是他，一口咬定乔之慎是叛徒，材料、旁证写了一大叠……这个老头还有个女婿，叫丁志良，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反对造反。”

高尤点点头说：“哦，哦！”

严函：“可他的老婆江秀是支持铁根造反的，为这事，丁志良还特地跑到党委，表示要和他老婆划清界限。”

高尤惊奇地“哦”了一声。

严函表功地：“江秀和铁根是井峰在大跃进时树的两个典型，一个带头蛮干造内燃机车，一个起哄搞什么三八女子驾驶班，都出了不少洋相，后来叫我给‘调整’掉了。”

高尤四脚朝天往沙发上一仰：“丁志良我见过，他对党有感情，我们要多依靠这样的工人。铁根的未婚妻干什么工作？”

李局长：“她原先是个工人，后来被保送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李边说边从皮包里抽出江兰的档案材料。

高尤重复问一声：“大学生？读了几年？”

李局长把江兰的档案材料送到高尤面前：“这是刚从她学校调来的档案材料，材料上讲她是六一年去读书的。”

高尤边翻档案边喃喃自语：“读了五年大学啦……”

惯于领会精神的严函已经吃透了高尤的意图：“高书记，我看下一步应从铁根的家庭开刀……”

江兰的半身照片。

高尤的画外音：“唉，我们是共产党嘛，干什么事要讲个政治，对造反派也一样，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啊！”

十 三

一个现代化国内飞机场，新式建筑大楼十分壮观。

阳光充足的旅客候机室，中外旅客各自在作自己的事情。

一个现代化的航班时刻表。

251次航班的指示红灯一闪一闪的发亮。

机场广播员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251次航班于10点50分准点起飞，乘坐251次航班的旅客，请你们带好行李物品，到2号门口上飞机。服务员同志现在已经开始检票。”

标准钟的分针正指在“9”字处。

一个手表的大特写，观众清楚地看到分针也正指在“9”字处。

镜头拉开，只见一辆出租汽车向机场高速驶来，车上坐着一个焦急的年轻女同志，她就是铁根的未婚妻——江兰。

焦急的江兰，脑海中不断翻滚着昨天校党委书记和她

的一次谈话。

回忆画面。

江兰不安地走进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一个戴着眼镜的上了年纪的女书记见江兰走进办公室，她从办公桌的抽斗里拿出一张飞机票放在桌面上。

女书记：“江兰同志，你爱人铁根出事了。”

江兰脑子一嗡：“啊？”

女书记：“他带着一帮人造反了。”

江兰问：“造反，造谁的反？”

女书记：“当然是造我们这些人的反了。你快回去劝劝他吧，还是安分守己当个工人，这样胡闹下去，毁了他，也毁了你，毁了你们全家。”

女书记把飞机票递到江兰的面前。

江兰半天不语，望着飞机票呆愣着。

汽车在候机室大楼门口嘎地一声刹住了，江兰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飞机场，251次班机停放在机坪上。

机身上写着“中国民航”四个字。

江兰气喘嘘嘘地跑来，服务员迅速检票。

机头螺旋桨叶片开始转动。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爬高。

飞机前仓内，江兰坐在第二排A位上（即临窗口处）。

年青的女乘务员正在给旅客们送茶送糖。

一个瘦长个子的五十开外人，从第三排 B 座位上起来，向服务员走来。他那驴脸形，金丝眼镜，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用说，看样子准是个知识分子，至于从事什么职业，还得由他自己介绍。

瘦长个子：“服务员同志，我，怎么说呢？由于职业的原因，需要看看这万顷云海，请你帮我调位子调到……”他用手指指窗口。

服务员环视了一下机仓的座位：“靠窗口都坐了旅客。”

瘦长个子用手指指正闭目思索的江兰：“她在闭目养神，到我这个位子上来也不妨碍她休息。”

服务员走到江兰身边：“同志，这位旅客职业需要他坐到窗口，你能不能和他调个位子？”

江兰抬起头看看瘦长个子。

瘦长个子连忙低首致歉。

双方换好了座位。

坐在瘦长个子旁边的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微笑地对瘦长个子说：“看来你是个作家吧！”

瘦长个子用手按按金丝眼镜，故作谦逊地：“怎么说呢，吃文艺这碗饭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您是到？”

女同志：“终点站！”

瘦长个子：“很荣幸在空中和你同行，是到南方出差？”

女同志微笑地摇摇头：“出来开电视新闻会议，现在赶回去。”

瘦长个子：“哎呀，是电视记者嘛，无冕之王……”

至此，观众已知道了两个人的身份。

电视记者：“唉，那是个陈腐的概念。你出来多久了，听说市铁路局很热闹……”

江兰一听讲到铁路局，不觉把眼睛睁开，回头透过两个坐位之间的间隙，朝他们俩看看。

剧作家：“你要采访铁路局，那太巧了，那里的党委书记是我在北平的老同学。如你愿意，我可以替你介绍。”

电视记者：“不用了，外面都在传铁路局工人起来造反了。”

剧作家叹了口气：“有个司机，叫铁根，根是铁的，你看硬不硬？不少人跟着他起哄造反。现在铁路局成了新闻中心了，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好个屁！我说呀，九个造反，十个不得好死！”

电视记者诧异地望望剧作家：“啊？”

剧作家掰掰手指头：“你算算看嘛，从陈胜、吴广算起，历史上造反、起义的人又何止成百上千，到头来，能成大业的不多，而杀头坐牢，满门抄斩的倒不少……”

江兰一直在注意记者和剧作家的对话，当听到“满门抄斩”四个字，她身体象触电似的抽搐一下。

电视记者反驳：“我们共产党就是造反起家的嘛！现在不是造出个社会主义吗？”

剧作家赶快改口：“对，这话很对。现在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天下，再造反，矛头岂不是指向共产党了吗？他铁

根是没有尝过五七年的教训啊！”

电视记者望了望剧作家。

剧作家得意地朝记者笑笑。

电视记者还想说什么，服务员走来收拾他们面前的茶具，对话就此中断了。

以上这些对话，江兰都一清二楚地听在心里，她极其痛苦地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低声抽泣起来了。

终点站到了，飞机已在跑道上滑行。

飞转的轮胎。

十四

飞转的轮胎。

一辆灰色小汽车在马路上驶来，车里坐着石陆。马路上红卫兵游行的队伍，工人造反派的广播车不断地迎着石陆的小汽车过来。汽车在一家水果店门前停下，石陆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要驾驶员去给他买几只西瓜。

驾驶员下车后，石陆顺手拿起放在座位上的报纸。

一行显目的新闻报道标题映入石陆眼帘，他心烦地将报纸丢在一旁。

十五

报纸被一个人接住了，石陆的爱人郑华正在家的里间

认真翻阅报纸。

开门的声音传来，郑华拿着报纸起身。

外间客房。石陆抱着两个西瓜站在客堂中间。

郑华拿着报纸从里间走出，从石陆手中接过一只西瓜，夫妻二人向厨房走去。

两个西瓜在水斗里翻滚着，郑华边洗西瓜边问石陆：“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石陆没精打采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在硬壳烟盒上戳了两下：“不理解哦，昨日的功臣，一下子成了革命的对象……”

郑华责备地：“老石！”

“你准备一下，回头有几位客人来。”石陆见话不投机，转身就朝客厅走去。

郑华用毛巾擦擦手并跟了出来：“谁呀？”

石陆：“老严带几个人来家聊聊。”

郑华：“要是来这里开黑会的，我可不答应！”

客厅里，石陆唉声叹气地躺坐在三人沙发上：“我们的处境不妙啊，我来铁路局第一个发展铁根他入党，万万没想到，今天他第一个起来造我的反，什么战斗组、造反队，好了，现在，司令部都出来了，这哪里还象个铁路局？！”

“你这种情绪不对头！”郑华有点生气地朝放在客厅一

角的一架钢琴走去。

石陆：“不对头？我石陆也还算有点资格，革了几十年的命，还没见过有今天这样的搞法！”

郑华站在钢琴面前，她两眼盯着放在琴顶盖上的两个镜框，一个是郑华演“白毛女”的剧照，另一个是石陆当年在战场，穿着一件破军棉衣的照片。郑华转过身来：“老石，运动以来，我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近几年来，工人、老战友不上门了，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石陆心烦地打断郑华的话：“好了，在局里弄得焦头烂额，在家你让我安静一下吧。去煮点咖啡，待会给客人们提提神！”

十六

一座有些西方味的漂亮公寓楼。

严函、乔之慎带着我们在飞机上已见过的那位剧作家走进公寓的电梯，跟进来的还有一个老太婆，后面我们还会介绍她。

电梯关门。

石家门开。

乔之慎嬉皮笑脸地对前来开门的郑华说：“郑华同志，打扰你了。”

郑华：“没什么。”

剧作家向郑华微微一欠身：“尊敬的夫人，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郑华打断：“你的太太，大学教授，法学家……”

剧作家高兴得一拍手：“对对，郑华同志好记性。”说着转身对老太婆说：“郑华同志十年前和我在大剧院话剧团共过事，她向来是好客的，哈……”

郑华话中有话的说：“不一定，今天对你们就例外。”

剧作家一阵尴尬。

石陆连忙招呼大家：“请坐……坐。”

剧作家东张西望，一会走到一架钢琴面前，有气无力地弹了几下，他一抬头，见墙上挂着一张字画，大声叫了起来：“唉呀呀，这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吗？老石啊，红卫兵没有到你这里来扫四旧？”

石陆苦笑：“我这里又不是牛鬼蛇神窝，要他们来扫什么旧？”

剧作家开始骂人：“老石，不在你这里，我都不敢说，你比我幸运多了！”

郑华给大家递水，她很反感地走到剧作家面前，挖苦地说：“大剧作家，近来你更瘦了。”

剧作家：“唉！大难临头啊！”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张传单：“资产阶级剧作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急先锋，你说我还能胖得了吗？”

郑华接过传单看看：“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也会在传单上签个名字！”

剧作家反唇相讥：“夫人是局长的太太，你要造反，人家恐怕会说你是捞稻草吧！啊？”

郑华针锋相对：“那就要看我对你们这些人的态度如何！”说完，转身走出画面。

乔之慎皮笑肉不笑地摇摇头：“老石，夫人真厉害，看来你在家里的处境也不妙啊！”

众人苦笑一阵。

面对凉台观夜景的严函，这时转过身来大发谬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哪里？所有制问题五六年就解决了，靠吃定息的老朽屈指可数。知识分子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哪来那么多资产阶级？！”

乔之慎问剧作家：“大作家，你在外面兜了一圈，摸到什么行情了吗？”

剧作家：“这次运动来势如此凶猛，已经越出了文化教育的范畴，老严，你是市委委员，和高书记是老交，你说说，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严函：“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老革命和你们这些内行、专家，都打下去，核心问题还是争夺领导权！”

一阵急促的门铃声。

屋里的剧作家夫妇神经过敏地一惊，严函、乔之慎起身走向凉台。

石家露天凉台上，可见万家灯火。近处一高层建筑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霓虹灯闪亮，不远的的一个钢

铁厂，炉光照红了半片天。

卫迪宇跟在石陆的身后走进凉台，她向严函报告局里的情况：“严书记，井副书记回局了……”

乔之慎一惊：“他怎么回来了？”

卫迪宇：“是铁根把他请回来的。”

严函掩饰不安：“还有什么情况？”

卫迪宇：“局里又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集中批严书记的三反言论，也有大字报提到乔副书记的历史问题，还有……”

乔之慎忙打断：“别说了，一派胡言！”

严函：“铁根有什么新动静？”

卫迪宇：“更活跃了，全市各系统造反队，连郊区农民的造反头头都来找过铁根。这是他们活动的材料。”

严函接住材料，翻了两下，转身走进客厅：“好，入档案！将来送劳改我严某人愿当介绍人……”

严函的话音未落，只听得哗地一声，石家客厅的两扇大门被拉开。

铁根和李大成、秦苗苗三人从容地站在门口。

屋里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扰”吓了一跳。

剧作家和法学家惊叫起来；卫迪宇赶忙将严函手中的材料塞进手提包里，趁机溜走；乔之慎嘴里正啃着一片西瓜，半天也未放下来；最没有思想准备的严函，他好不容易才收回递材料的那只手……

铁根见状，蔑视地笑笑，走进了客厅。

石陆满面不高兴地迎了上来：“你们来干什么！”

铁根：“我们来拜会严书记，石局长总不会下逐客令吧？”

郑华闻声从里间赶来，一见是铁根，她高兴地：“来，坐！铁根，真不象话，好几年不来我家玩了。”

铁根：“你看，石局长不太欢迎。”

“他不欢迎，我欢迎。我支持你们火烧他。”郑华说完掉头看看石陆。

石陆满脸不高兴地走出画面。

严函：“半夜三更，你们跑来找我有何贵干？”

铁根：“听说你在这里，我们想找你谈谈。”

严函：“党委通告写得很清楚，你们的组织已解散，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铁根：“你们那个通告，革命造反派已经宣布过了……”

大成、秦苗苗齐声：“无效！”

剧作家跳了出来：“你们这些造反派，还让不让人安宁，局里闹，社会上闹，还要跑到人家家里来闹……”

铁根走到剧作家面前：“你是什么人？”

郑华走进画面：“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市剧协副主席，大剧作家，写过一个铁路的戏。”

铁根：“啊，《谁是火车头》，对吗？”

郑华：“正是这位剧作家的得意之作。”

铁根：“我们那台内燃机车可惊动不少大人物，走资派上台篡权，剧作家写戏造舆论，真是巧妙的配合啊！不过，

你们这些人不可能知道，革命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一切妄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牛鬼蛇神，都将被它辗碎、横扫，这也包括你的那份大作！”

老太婆尖叫着：“这……这真是不可思议！”

郑华继续向铁根介绍：“这位是剧作家的太太，政法学院一级教授，专门研究自由、平等、博爱！”

李大成讥笑地：“一级教授，够大的了！”

铁根笑笑：“自由、平等、博爱？！请问法学家，他们这些人为什么那样仇恨我们工人造的内燃机车呢？这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哪一条？”

法学家尖声高喊：“你……你们这样的问我，是违反平等的原则，我……我抗议……”

铁根：“你用这么高的频率宣传了几十年的自由、平等、博爱，可无产阶级从你们这些谎言中得到的却是受压迫和剥削，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法学家，你的那套圣经今天也在横扫之列！”

法学家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这……这真是不可思议！”

苗苗站在钢琴旁，看着《白毛女》剧照问郑华：“郑阿姨，听说你演过‘白毛女’，后来为什么改行到铁路医院去了？”

郑华走近钢琴，百感交加地拿起剧照：“过去，我们在前线演《血泪仇》、《白毛女》，可进城后，这位剧作家要我去演《赛金花》，我拒演，人家就把我赶下台了……”

严函脱口而出：“《白毛女》演了二十几年，是可以欣赏

欣赏别的了。”

铁根冷讽热嘲：“赛金花是什么人？她卖身投靠八国联军总司令，这样的败类，你严书记也要欣赏？”

李大成：“鱼恋鱼，虾恋虾，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都同资产阶级一瓢货。”说完，他用手在钢琴上重重地按了一下，钢琴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

法学家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灾难……一群开火车的，竟然对法律、文化、艺术大发宏论……”

铁根：“告诉你吧，资产阶级统治文化的时代结束了！”

剧作家仇恨地：“那好啊！请你这位司机为我们剧院去写剧本，去排戏，请吧。”

法学家放肆地：“也许还想到我们大学去讲学吧。”

铁根豪迈地：“是的！大剧院我们要去，高等学府我们也要去，一切被资产阶级占领的地方，我们无产阶级都要去，怎么样，你们的‘邀请’我们都接受了！”

大家一阵欢笑。

法学家神经质地连说带跳地：“灾难……简直是灾难！”她拿起放在桌上的提包和剧作家仓皇逃出门去。

大楼电梯刚关门降下，法学家两手拍门，大声呼叫：“电梯！电梯！”

铁根追到门口，朝着他们大声喊道：“对你们是灾难，对我们来说，是节日！”

又是一阵笑声。

石陆啪地一声将烟灰缸放在茶几上，粗声粗气地：“你

们究竟想干什么？是绑架，还是抄家？”

李大成火了，想前去教训石陆，铁根上前拦住了，并顺手把钢琴盖好。

铁根：“下星期一，我们路局革命造反派召开批判大会，邀请严书记出席，也欢迎你石局长到会。”

石陆气愤地向铁根白白眼，他激动地起身打开电风扇，敞开上衣对准风口。

严函嘿嘿二声：“你们是来下战书的！”

铁根：“只有修正主义者才会把群众视为对立面！”

乔之慎：“你铁根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诬蔑党！”

铁根：“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至于你嘛，碎玻璃是冒充不了金刚钻的！”

铁根又转身对严函：“我们的大会如期举行，如果有人要阴谋、搞破坏，工人阶级将针锋相对！”说完走出石家。

十七

次日早上，党委办公大楼宣传栏前，有两位两鬓白发的老同志正在聚精会神地看革命群众的大字报，一位我们在前面已见过，是江火龙，另一位是革命干部井峰同志。

石陆夹着一个公文包走来，他上前和井峰同志亲热地打招呼。

石陆：“老井啊，回来也不打个招呼，你看，局里够乱的吧？”

江火龙不满地看看石陆，两手朝后，气呼呼地走了。

井峰和石陆拉拉手：“唉！老石，比我们四九年进城还热闹啊，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事业大有希望！”

不知何时严函、乔之慎也凑了上来。

严函：“井峰同志回来就更有希望罗，局里运动怎么搞，很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完伸出手做个请进楼的动作。

几个人朝着办公大楼走去。

楼梯上，井峰走在前，石陆低下一阶，严函、乔之慎明显落后。

井峰边走边对石陆说：“按十六条办，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全局都在为下星期一的大会紧张战斗，士气很高，党委应该满腔热情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办公大楼的长廊，几个人朝着局长办公室走去。

严函赶了上来：“啊，怪不得铁根昨晚竟敢勒令党委……好吗，我作为书记，明确表个态，党委通告并未撤销，成立造反队，党委没有批准，几个工人无权召开全局大会，我们不参加。”

石陆：“我同意。”

乔之慎：“我赞成！”

井峰：“共产党人，为什么如此害怕群众？不准工人造资产阶级的反，岂不成了陈独秀！”

他们几个人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石陆招呼大家进屋谈，这时，有几个工人、干部走来，石陆连忙把门关好。

石陆：“老井，大家干了几十年的革命，都是有修养的人

了,这种时候,维护党委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

井峰:“团结也要讲党性,讲原则!群众要揭党委路线斗争盖子,大方向完全正确,你们不支持,我支持!”

严函:“如果有人因为过去的分歧,想借群众运动的机会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党纪国法是不允许的!”

井峰:“我再说一遍,党委如果不是修正主义,就应该支持群众起来造反,如果你们还要压制,我就和他们一起来炮轰你们!”

井峰说完甩开严函等人,开门走去。

门外,工人群众热烈地招呼井峰,井峰有说有笑地和工人在一起向前走去。

严函两眼看看门外,他仇恨地把棕色公文包往沙发上一丢。

乔之慎:“井峰和铁根他们搞到一起,局势将更加复杂,下星期一的大会,我们得有个安排!”

严函诡诈地:“党委站出一个人去,到第一线。顶住。老乔目前已难说话,我现在就出去,是不是好?”

石陆自告奋勇:“我去,没什么了不起,顶,顶到底!”

严函高兴地点点头:“好,很好!”

十八

残月西斜,稀疏的星空有几块乌云。

万顷湖面,可见几点渔火。

湖心一岛，岛上的别墅洋房灯火辉煌，和这平静的湖面极不相称。

镜头将小岛推近，可见一形状似刀的礁石，楼上的灯光正好照在礁石附近的水面上，微弱的反光使礁石上的“湖心岛”三字时隐时现。

一只手托着一盘桔子水的大特写……

镜头跟着这只盘子，走出厨房，经过客厅的穿衣镜，穿过淡黄色油漆墙的走廊，推开两扇挂着淡绿色丝绸的落地玻璃门，绕过湘绣的屏风，走出门去。

这里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高级的避暑别墅，市委书记高尤正在别墅的草坪上找丁志良谈话。陪同的除严函、乔之慎外，在坐的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见过面的市委宣传部长。

高尤十分亲切地将一杯桔子水递给丁志良。

穿着工装的丁志良忙起身接住，放在坐前的长方形茶几上。如此高雅的环境以及周围人的穿着、风度使他极不自在。

丁志良很不自在的表现，没有逃过高尤的眼睛，他微微一笑：“丁师傅，上次见你还是六四年国庆，在观礼台上吧？”

丁志良欲站起，高尤示意他坐下。

丁志良：“是的，自那以后，有两年未见到高书记了，你可好？”

高尤深深叹口气：“怎么说呢，搞这样大的运动，我们党没有经验，我个人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自从铁根把红

卫兵开到市里来，搞得市里几个书记团团转，今天这个找，明天那个冲，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你的那个连襟铁根，毫不客气地把我们当作走资派揪！”

丁志良十分气愤地说：“唉，我是万万没想到铁根他会发展到这一步，一个烈士的后代，从小受苦，怎么会……”

高尤：“我们作领导的都为他痛心，党培养他多年，如今对党却如此仇恨……”

丁志良：“他本质不坏，就是性子……高书记，得挽救他啊！”

严函：“这你放心，高书记今天找你谈，就是想尽最大努力不让他往斜路上滑！”

高尤：“铁根年青好高骛远，出出风头，这可以理解，但他把矛头指向市委，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严函对高尤说：“志良师傅虽然跟铁根进出一个大门，但他对党感情深厚，是有名的劳动模范。”

丁志良：“党给我的荣誉太多了，我为党做的事却很少。”

高尤：“不，不，你是受之无愧的。毛主席说在城市里要依靠工人阶级，象你这样对党有深厚感情的人，我们不依靠，那是要犯政治立场错误的。现在有人要反对我们这些人，目的是想打倒党，我们相信在如此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你丁志良同志是不会沉默的！”

丁志良：“请高书记放心，没有党就没有我丁志良，有人反党，就是亲骨肉我也要和他斗。”

高尤：“啊，主力军，这样的工人先进分子，才是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的主力军！”

严函：“下星期一铁根他们要召开大会，勒令我们党委交代和高书记的黑关系……”

丁志良：“胡闹，胡闹，简直是胡闹！”

高尤：“如果他们针对我高尤个人那没什么，干了几十年的革命，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他们干的事情威胁到党，我们就不能不说话！”

丁志良：“为了保卫党，党叫我干啥就干啥。”

高尤：“不能单枪匹马啊，要多组织一些人。”

丁志良：“在铁路局，我丁志良拉个千把人有把握。”

高尤：“要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要把整个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捍卫党。”

宣传部长摇头晃脑地说：“捍卫党，这个名字很好，得人心，叫得响，丁师傅，你就拉个组织叫捍卫兵团吧！”

丁志良：“捍卫兵团，好。”

远远的雷声传来，湖水冲击小岛的声响越来越强。

高尤指着宣传部长对丁志良说：“他是宣传部长，抓舆论，造声势，很在行，现在的搞法，跟我们过去差不多，喜欢扛个红旗，戴个袖章，还有什么广播车、高音喇叭，这些东西你都找他要。”

宣传部长：“遵照高书记的吩咐，都准备好了，天亮之前就送到工人同志手里。”

高尤点点头，对丁志良说：“丁志良同志，你看还有什么

需要的吗？”

丁志良受宠若惊：“请高书记放心，我丁志良决不辜负党的信任……”

高尤拍拍丁志良的肩膀，站了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陪丁师傅吃顿夜点吧！”

一声霹雳，震得别墅玻璃沙沙作响，又是一声霹雳，别墅灯光全熄，一道闪电刺来，高尤等人惊恐万状。

暴风雨来了。

十九

天空乌云翻滚，闷雷阵阵，暴风雨在继续。

大雨打在江火龙家的玻璃窗上，沙沙作响。

江兰伫立窗前，心情十分沉重。

丁志良在一旁喋喋不休：“党还是想挽救他铁根，高书记、严书记昨晚亲口对我说，只要他取消下星期一的大会，退出造反派，还可以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江兰眼泪汪汪地望着玻璃窗，雨水不断地从玻璃上流下来。

丁志良：“党够宽大了！应该感激啊！你们都三十多岁了，爹把房子、家具都准备好了，很快就给你们办喜事，阿兰，你再不劝他，那一切都完了。”

江兰爆发地：“别说了，别说了，我求你别提这个！”

正在这时，铁根与江秀穿着雨衣走进屋里。

难堪的沉默。

画外一阵刺耳的高音喇叭声传来。

江家门外不远处，有一辆广播车慢慢驶来，车头上几只高音喇叭对着江家大门哇哇地狂叫：

“捍卫队声明：以铁根为首的一批跳梁小丑们，你们把矛头指向局党委，指向市委，对你们这种反党行为，捍卫兵团广大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怒！铁根必须低头认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江家屋内。

丁志良打破沉默：“铁根，包袱不要背得太重，只要……”

铁根问丁志良：“你昨晚到湖心岛去干什么？”

丁志良语塞一会：“我……我和你观点不同，你没有必要问这个。”

铁根真诚地：“志良同志，我们希望你要警惕走资派的阴谋！”

丁志良火了：“阿兰，你看到了……想想我的话吧！”说着转身就走。

铁根叫住丁志良：“慢走，你们这个组织是怎么出来的？”

丁志良：“我组织的，怎么？”

铁根：“那些谩骂诬蔑革命造反派的话也是你说的？”

丁志良：“你没有资格审问我，还是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吧！”

铁根：“你这样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大方向对吗？”

丁志良指着铁根、江秀说：“不对的是你、你们。铁根！不要昏了头！”

江秀气愤地：“昏了头是你，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蒙住了你的眼睛？”

丁志良：“我的眼睛雪亮！党委、市委有什么不好，拿我丁志良来说，旧社会不过是穷工人，成年累月给资本家做牛做马，那时候有什么，身上披的麻布还见皮呢！可现在呢？局里让我当劳模，市里让我上观礼台，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脚踏车，连水瓶、被面都是党给的奖励！党亏待了我们吗？这样的好日子还不满足吗？……”

江秀：“够了！要是走资派再奖给你一辆小汽车，说不定你还会磕三个响头呢！”

铁根耐心地启发丁志良：“我也是个工人，江秀胸前戴的大红花也不比你丁志良少，走资派捧你，压我们，为什么？”

丁志良：“为什么，谁叫你们不守工人的本份！”

铁根：“什么是工人的本份？工人的本份是要彻底改造旧世界。志良同志，不能让人家用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把我们束缚住。这几年来，我觉得你放松对自己的改造……”

丁志良：“好，好，党委书记要改造，局长要改造，工人也要改造！在你眼里人人需要改造！”

铁根：“是的！”

丁志良气得瞪着眼睛：“啊，是的，你自己快被送去劳改了！还是想想自己的前途吧！”

江秀：“就是坐牢，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决不象你当顺民，保皇党！”

丁志良：“好！我配不上你，你革命，我保皇，我再也不回这个家！”

丁志良冲门而出。

铁根追到门口：“志良！”

江秀：“让他去，他不认错我就不让他跨我这个门。”

江兰站在一旁一声不吭的走到铁根面前：“铁根，你把这个家闹成什么样子了！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为全家想想，我们家的历史是红的，红的！”

铁根：“不斗争，红的也会变黑的，你看到了没有，路线斗争不是反映到家庭中来了吗？”

江兰：“开口路线，闭口路线，党史大家都学过，路线斗争是过去的事，中央的事，用得上你一个工人去操那份心吗？”

江秀气呼呼地走上来：“你呀，几年大学越上越糊涂了，自己逍遥，还不准人家造反！你要研究研究阶级斗争就好了。”

江兰：“大学里没有阶级斗争这个系，上大学难道也错了？”

江秀：“你还对？工农的本色你快丢光了！”

江兰：“我跟你没共同的语言！”

铁根浑身象被针刺了一下：“什么？和当工人的姐姐没有共同语言？你轻飘飘的说出这话来，不觉得危险？”

江兰：“究竟谁危险？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五七年的经验教训你们别忘了……”

江秀气愤不过，欲上前打断她的说话。

江兰含着眼泪：“不要打断我，我也不想和你们辩论。铁根你最清楚，我从来不求人，你的事我从不干涉。今天，第一次，也许最后一次吧，只求你一件事……”

铁根：“你说吧。”

江兰：“撤消星期一的大会，声明退出造反队！向严书记作检讨。”

闷雷一声。

铁根：“你这个要求，我这辈子恐怕都不能答应你！”

江兰伤心地：“我的请求你都不听，你去冲吧，杀吧，将来有一天关进监牢，也没有人会来探望你，我江兰决不会跟一个反党分子生活在一起……”

江兰哭着奔出门外。

“妹妹……”江秀追出门去。

铁根难过地望着逐渐消失在风雨中的江兰身影，他转过身来，抬头向墙上望去。

墙上，悬挂着一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彩色照片。

《东方红》音乐声起——

铁根无比激动，他含着热泪，仰首望着毛主席，一步步地走向照片。

伟大领袖毛主席微笑地朝铁根走来(镜头将照片推进)。

铁根向毛主席身边迅跑(镜头将铁根推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推至大特，画面从照片中化出：天安门城楼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戴着红卫兵的金字袖章，不断地挥动着巨手。

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几百万红卫兵欢呼着，跳跃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伟大领袖毛主席手拿着红五星的军帽，欠下身子，向广场上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

画面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激动场面化入照片。

镜头从照片拉开，铁根凝立在照片前浮想联翩。

镜头再接出，井峰和江火龙不知何时来到这里。

江火龙和井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

江火龙慢条斯理地走到铁根身边：“有人想问你一件事，跟你同行，阶级觉悟嘛……”

井峰：“很高！”

江火龙：“还可以……党员……是个小青年……”

井峰：“哪儿，快六十了。”

江火龙：“打鬼子的时候，是个小青年嘛。”

井峰：“啊……还是个老造反。”

江火龙：“什么时候？”

井峰：“铁路工人武装起义那会儿。”

江火龙：“这样的人你们造反队要不要？”

铁根：“大叔你……”

井峰：“还有一个人……”

江火龙：“对，是个棒小伙子，十岁就给地主放牛，没穿过一双鞋子，没吃过一顿饱饭。在一个大年夜，他一把火烧了地主的庄院，翻山过岭投奔正在长征的红军。”

井峰：“孩子找到了娘，那心情是没法说啊！人说长征苦，可他觉着甜呐，爬雪山，过草地，觉得革命有奔头啊。”

江火龙：“打那以后，他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虽说现在头发白了，那股子革命的劲头不减当年！”

井峰：“该说民主革命考验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他新的长征！一代年青的闯将冲在前面，我们老兵也要紧紧跟上……”

铁根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江火龙站在铁根面前：“老工人江火龙，要求参加毛主席亲自指挥的造反大军。”

井峰走到铁根面前：“老战士井峰，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到群众中来，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行动！”

铁根热泪盈眶一手握住一个老战士：“火龙叔，井峰同志！”

三双粗壮的大手紧紧地握成一团，镜头将其推成大特。

第三章

二十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在强烈的革命造反音乐声中，出现下面一组画面：

路局机务段的一角，铁根站在一辆火车头上，向成千个工人同志在宣讲。

一列火车从站上开出，江秀在车厢里向旅客宣讲。

供应段的一个地方，方英在向工人同志们宣讲。

一群老工人簇拥着江火龙，朝造反司令部走来。

镜头摇到一角，带出一节旧车厢，这就是造反司令部办公的地方。

旧车厢旁，出现一个大会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横空挂一条大幅口号标语“火烧石陆、炮轰严函、揪出乔之慎、炸开黑盖子、打倒黑后台！”

主席台左右两边，分别贴着：

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主席台下，站满了穿着工装的工人。铁根等造反派正在开批判严函、乔之慎的大会，石陆也陪坐。

李大成拿着大扫把，在党委的通告上刷上浆糊，一张张崭新的大字报又重新出现在宣传栏上。

宣传栏的最中间贴着工人造反司令部的一张勒令。

勒 令

据革命群众揭发，乔之慎有隐瞒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疑点，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勒令乔之慎如实交待问题。如敢违抗，一切后果由其负责。

切切此令。

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

×月×日

宣传栏前，人群议论纷纷。

乔之慎混在人群中，两只贼眼死死盯住那张勒令，神色慌张。

铁根、江秀、大成拨开人群，向乔之慎走去。

丁志良也在人群中看通告。

江秀见到了丁志良，先是一愣，后又缓和地：“来，我给你讲件事！”说着一把拖着丁志良，挤出人群中心。

人群外围一角。

江秀和气地在做丁志良的思想工作：“志良，今晚回家吧。”

丁志良没好气地：“没空！”

江秀耐心地：“铁根约你今晚回去谈谈！”

丁志良：“我和他之间无话可谈！”

江秀还是耐心地：“这是铁根给你写的条子，你看看吧！”

丁志良接信粗粗瞄了一下：“让我跟他去反党，我丁志良不是那种人”，边说边把信撕了。

江秀再也忍耐不住了，气愤地：“你……不知好歹的铁杆老保，给我滚！”

铁根已经挤到乔之慎面前：“乔之慎，勒令你看了，为什么不交待问题？”

乔之慎更加慌了，他看到卫迪宇混在人群中，故意高声叫喊：“我抗议，你们私设公堂，要绑架党委干部……”

卫迪宇大声煽动：“大家快来看呀，造反派私设公堂，要绑架党委干部了……”

卞希熊带着一帮人，向宣传栏这儿跑来，他边跑边叫：“大家快去看呀，造反派要绑架人了……！”

路上的行人闻声跟着卞希熊跑来。

在劳动的工人，也放下手上的生活，向宣传栏跑去。

宣传栏前，人越来越多，大家把铁根等人紧紧地围在中间。

卞希熊胸前挂着个照相机，挤到铁根面前：“铁根，你要干什么？”

铁根用手指着勒令：“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你要干什么？”

卫迪宇挤上来：“你们私设公堂，该当何罪？！”

卞希熊：“少跟他废话，跟我们走一趟！”说着用手去拖铁根，被李大成挡住了。

卞希熊见李大成插了上来，他故意向后猛一退，身子碰到卫迪宇。

卫迪宇思想没准备，一下子被撞倒在地，右手触地受伤，她哎呀哎呀地叫了起来。

人群闻声向这边挤来，铁根怕卫迪宇被人踏伤，赶忙上前伸手去拉卫迪宇。

铁根刚弯下腰，伸出的手还未碰到卫迪宇，灯光一闪，卞希熊迅速地拍下这个镜头。

二十一

这个镜头已经变成照片印在一张传单上。镜头从照片快速拉开，严函手拿传单，在市委一高级会场外间的电话室

里和乔之慎密谋。

严函指着会场对乔之慎说：“市委会议正在开，高书记对这张传单很满意，把它推荐给市委，你送多少份来？”

乔之慎：“五十万，够了吧！”

严函：“不够再印嘛。回去后要发动群众，在全市到处张贴，广为散发，高书记说先造舆论搞臭他们！”

乔之慎：“最近有什么新情况？”

严函：“形势比较严重，市委的精神是‘以攻为守’，铁根影响比较大，高书记要我们在他身上多下些功夫。”

乔之慎：“路局公安处认为我们整理的十大罪状，还没有一条触犯到刑律……”

严函用手指指传单：“右倾，严重右倾！这，还不够治罪吗？”

乔之慎已吃透了严函的精神：“小卫的手臂伤势还在发展……”

严函咬牙切齿地：“那就应该把水烧开嘛，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们不能手软！”

乔之慎：“严老的精神我明白了，小卫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至交，这事你就放心吧！”

严函用手指指保密的红电话：“会议还要开两天，有事打电话。”

乔之慎告别严函，匆匆走出会场的大门。

二十二

车门拉开，乔之慎低头钻进等在一旁的小汽车。

卞希熊驾车驶出市委会场。

汽车里。

卞希熊：“怎么样？”

乔之慎：“严老头有令了！你马上找几个可靠的人！”

卞希熊：“笃定！”

乔之慎：“靠得住吗？”

卞希熊：“放心。”

大概是由于思想在集中搞阴谋，车子直穿红灯，横马路上一辆大卡车快速开来，卞希熊一惊，马上急打方向盘，车子来个反 S，直朝一根电线杆上撞去……

嘎地一声汽车在电线杆面前煞住了。乔之慎和卞希熊吓得半死，黄豆般的冷汗从毛孔里泌出，一串又一串。

二十三

一阵焦急的脚步走在一座木制的楼梯上。

由脚步声拉成全景，卫迪宇左臂吊着绷带朝一间房门走去。

卫迪宇在门外停了一下，看看左右无人，再敲门。

门开了，乔之慎探出头来，见是小卫，忙招呼请进。

卫迪宇：“今天发现铁根他们送秦苗苗去北京，说是调查 667 次列车事件在中央有没有政治背景。”

乔之慎：“我叫你来，就是为这事，你看这些反党分子，够猖狂了吧！”

卫迪宇：“我真不理解，他们这样猖狂反党为了什么？”

乔之慎：“为什么？人可为财死，鸟可为食亡，都是一批野心家！”

卫迪宇：“反动到了极点。”

乔之慎：“小卫，要看到目前这场灾难的残酷性！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我们必须和他们作殊死的斗争。”

卫迪宇：“我有这个准备。”

乔之慎：“好，很好！你父亲最近怎么样？”

卫迪宇：“中风越来越严重了。”

乔之慎：“现在这种形势，我也不便去看他，这些年你成长了，大有前途，我也算对得起老朋友了。”

卫迪宇：“父亲和我都很感激您。”

乔之慎：“主要是严书记很器重你，你当副主任是他提的名……”

卫迪宇：“你和严书记这样培养我，我是铭记在心的。”

乔之慎：“严老现在处境很难哪！铁根已经宣布不打败他誓不罢休。落在这群暴徒手中，七斗八斗，严老还能活吗？”

卫迪宇气愤地：“不行！决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干，我和

丁志良同志组织敢死队保护严书记安全。”

乔之慎：“你太幼稚了，这样反而害了严老，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挽救严老！”

卫迪宇不明白：“我？”

乔之慎：“对！你！只要你有勇气，肯担点风险。……”

卫迪宇：“为了保卫党，我可以牺牲一切。”

乔之慎：“好，你没有辜负严老几年苦心的培养。你的手臂怎么样？”

卫迪宇：“红肿一直没退。”

乔之慎：“严老很关心，特地要我找最好的医生给你会诊。”

卫迪宇：“党对我太关心了。”

乔之慎出示 X 光片：“小卫，你要坚强些，医生会诊下来，说你的手臂情况很不好，你看！组织坏死在蔓延。”

卫迪宇：“啊？”

乔之慎：“事到如今，我们不愿意再瞒你。医生说：需要截肢！”

卫迪宇如似五雷轰顶：“什么？截肢？！”

乔之慎：“对！只有锯掉，组织坏死才可阻止，否则……”

卫迪宇：“乔副书记，怎么会这么严重？不会吧……”

乔之慎：“哎，你还年轻啊！我们也很惋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要从大局着想。小卫，你是为保卫党光荣地牺牲了一只手臂，我们就可以治铁根的死罪！”

卫迪宇终于明白了乔之慎的企图，她瞪大惊恐的眼睛看着乔之慎狰狞的面孔，半天才说出话来：“我的伤不是铁根……”

乔之慎递张纸给卫迪宇：“可他是那群暴徒的首领，这是你的控诉书，严书记要你签个字。”

卫迪宇更为吃惊地：“严书记也知道我这手要锯掉？”

乔之慎：“严书记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有多少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你这一只手臂又……”

卫迪宇：“这太……”

乔之慎：“你这事，市委高书记都亲自在过问。”

卫迪宇呆若木鸡。

乔之慎拿出那张传单在卫迪宇面前晃两晃：“你和造反派是结下了不解的冤仇，要是高书记、严书记倒了，你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落在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你回去和你爸爸商量一下再定吧！”

卫迪宇痛苦地接过控诉书，眼泪滴在控诉书上。

二十四

一间光线昏暗的内室，东西乱七八糟的丢放着，一片破落衰败的景象。

室内一角，有张床，床上躺着一个干瘪的老头儿，正凑着床头的灯光看一封信。

门砰地开了，卫迪宇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

老头似乎已明白了这一切，他很镇静地将手中的信折好，投进一只信封内，观众清楚地看得见下面这二个字：

“乔斌”

老头儿：“迪宇，你手臂的事，我知道了。你打算……”

卫迪宇：“我、我怕，你说呢？”

老头儿：“我说，照严书记、乔书记说的办，把手锯掉！”

卫迪宇倒抽一口冷气，如同骨髓里注进了一管冰水，浑身直打哆嗦。

老头儿：“迪宇，这些年来，你对我越来越疏远，我不怪你，划清界限嘛，可我不能不关心唯一的女儿。我知道，你的手伤并不严重，失去它是痛苦的。但是，你要知道，人生还有比手更重要的东西。我是个资本家，过去有钱有势，可现在呢？除保留资本家这顶帽子，家里就剩下我和你两个人了。过去的同事们，死的死，垮的垮，我半身不遂，还能有什么作为？爸爸本想靠你，可你，又是个资本家的女儿。我们这些人，只有靠严函、乔之慎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有权、有势，有地位，我把你拜托给他们，死了也就安灵了。”

老头子一阵强烈的咳嗽声。

老头子的手颤抖抖地撕开马夹衣缝，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我一生当中，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任何人，乔之慎并不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详细情况我都写在这里。我活的日子不长了，没有什么遗产传给你，你拿着它，往后有用……”

气息奄奄的老头子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卫迪宇如呆如痴地听完了她爸爸的这番话，当她打开那张纸时，才惊醒过来，她象发疯地冲出家门……

二十五

街上，夜深人静。

十分紧张，又十分矛盾的卫迪宇东倒西斜地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走不了几步，就要靠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喘喘气。

电线杆上正好贴着关于卫迪宇手伤的那张传单。

卫迪宇象触电似的一萎缩，她鼓足勇气伸出那只受伤的手去撕那张传单。

颤抖的手还没有触到传单，又无力地滑下来了。

陷入资产阶级的漩涡已不能自拔的卫迪宇，严峻的斗争迫使她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

画面上方左右二角不断地闪现出以下一组对比镜头：

路局调度室，调度员正在下达拒车命令。

铁根驾驶着 667 次列车向市区开来。

严函接过卫迪宇送的材料：“归档案，今后送劳改，我愿当介绍人。”

卫迪宇手提浆糊桶，上前覆盖大字报。

李大成警告卫迪宇：“你这个资本家的女儿，上窜下跳决没有好下场！”

铁根去救卫迪宇，卞希熊拍照。

乔之慎拿着这张传单对卫说：“你牺牲一只手，我们就可以判铁根死刑……”

卫迪宇加快步伐，马路两旁的建筑物在她的眼里东倒西歪。

卫迪宇在一家公用电话处停下来了，斗争了半天，才伸手去拿电话。

二十六

电话铃响了。

已是深夜十一时。

井峰和造反司令部的几位勤务员，参谋江火龙，正在造反司令部的旧车厢里认真学习。

井峰要去接电话，被李大成拦住了。

李大成边走边发火：“板凳还未坐热，电话倒来了七、八个！”

铁根对井峰说：“来找的人太多，学习时间没保证，看来得转移个地方才行。”

江秀：“最好找一个活动的地方，人家要找也找不到。”

不远的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驶过，引起铁根的思索。

车厢一角，李大成拿起电话。

二十七

街上公用电话处，卫迪宇拿起电话，乔之慎的画外音传来：“要是高书记、严书记倒了，你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落在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

电话终于从卫迪宇发抖的手上滑了下来。

二十八

造反司令部的旧车厢。

李大成电话刚拿起，啪地一声，对方电话挂掉了。

铁根一拍手：“好，地方有了，大家跟我来。”

李大成见大家在收拾东西，忙问：“怎么，不学了？”

铁根：“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学。”

铁根他们刚走上马路，一辆黑色小汽车从他们旁边呼地开了过去。

二十九

公共汽车的一个起点站。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站头上，车厢前面坐着少数几个旅客。

开车时间到，驾驶员按按喇叭，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售票

员关好门，机车发动声响。

铁根等跑来：“请等一下，后面还有两个年纪大的。”

井峰、江火龙、江秀陆续赶到上车，大家纷纷出示月票，井峰买到终点站。

几个人集中坐在车子后排，大家拿出《红旗》，默然无声地学习起来。

售票员奇怪地望着他们。

汽车在马路上行走，离不远，一辆黑色小汽车尾随着。

终点站到了。

汽车靠好站，乘客纷纷下车。

铁根等人还在聚精会神地学习。

售票员走到他们身边：“同志，终点站到了，请下车。”

铁根看看手表，学习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他笑着对售票员说：“我们再乘到起点站！”

大家又纷纷出示月票，井峰又掏钱买票。

售票员奇怪地望着这一伙人，当她的眼光碰到铁根时，不觉一愣。

汽车继续在马路上行驶。

车过一条笔直马路，马路上行人稀少，少数几家商店橱窗灯亮。楼上，“毛主席万岁！”的霓虹灯标语闪发光芒。

售票员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传单，眼睛盯住铁根的那张照片，回头看看铁根，售票员终于认出来了，车后面是一帮造反派。

铁根等人仍在认真地学习。售票员非常感动，她走到驾驶员身边，向他咬咬耳朵。

我们明显看到，汽车放慢了速度，开得也非常地稳。我们还明显地看到，那辆尾随的黑色小汽车也放慢了速度。

中途站上，有两个旅客上车，欲上后排走去。

售票员马上上前示意叫他们坐到前排。

起点站到了。

铁根等起身下车。

江秀高兴地：“今天真好，从来没有这样安稳学习过，铁根，明天怎么办？”

售票员听到铁根的名字，她又认真地看看这帮人。

铁根用眼光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明天照样，大家说怎么样？”

李大成对着井峰开玩笑地：“好是好，我们有月票，可就苦了井峰同志。”

井峰：“巴黎公社有一条规定，干部和工人应拿一样的工资，我看这一天总要来到的。”

铁根谢了谢售票员，最后一个跳下车。

售票员激动地看着他们远去。

铁根等人在马路旁边边走边争询着，忽然身后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造反派同志，请注意！”

铁根一回头，只见刚才那辆公共汽车驶来，那位女售票

员将上半身伸出车窗外。

汽车刚从铁根身边擦过，那位女同志已将两个面包丢给铁根。

铁根两手接着面包，激动地望着飞快驶去的公共汽车。

三十

颇长的一条弄堂。

铁根、江秀、江火龙正朝弄堂转弯处走来。

弄堂转弯口，有几个人头戴鸭舌帽，口带着大口罩，手中都拿着凶器。

铁根、江秀、火龙的声音传来，越来越近。

铁根等人的地下剪影越来越大。

几个戴鸭舌帽的人，举起手中的凶器，对着铁根等人的剪影狠狠砸去……

一辆黑色小汽车开亮大灯，直朝镜头飞快驶来，细心的观众一定会记得，这辆小汽车已经出现过多次。

三十一

砰地一声，井峰把“捍卫兵团”的袖章拍在严函的办公桌上。

井峰厉声责问严函：“铁根呢？”

严函阴阳怪气地：“我还正要问你呢！你不是支持他们

造反吗？”

井峰针锋相对地：“我警告你，铁根若有三长两短，我们就拿你严函是问！”

严函妄想嫁祸于人，他指指桌上的《捍卫兵团》的袖章说：“应该问的是它，丁志良的捍卫兵团！”

井峰：“我相信捍卫兵团的工人同志，是不会干出这种法西斯暴行，你严函想嫁祸于人，那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井峰说完，大步走出严函的办公室。

路上，井峰碰到迎面跑来的江火龙。

江火龙：“不好了，李大成把丁志良抓起来了！”

三十二

砰地一声，李大成推开造反司令部旧车厢的小门，大声对江秀说：“江秀，丁志良叫我抓来了。铁根在他们手里，你看着办吧！”

江秀气得浑身冒火，她大吼一声：“把老保司令丁志良押上来！”

没多久，丁志良大摇大摆地走进造反司令部，他满不在乎地向江秀望望，顺手拖过一个凳子坐下。

丁志良屁股还未碰到板凳，只听得江秀大吼一声：“站

起来！”

丁志良的威风瞬时大减，他只好站了起来看看大成，又看看江秀：“你，你们想要干什么？”

江秀：“干什么？今天我非要收收你的骨头不可！我问你，走资派是你的爹还是你的爷，你干吗那样不遗余力替他们卖命？”

丁志良含糊无词，“我……”

江秀：“你干的好事，居然对我们下毒手！”

丁志良：“江秀，你……”

江秀：“我怎么了？昨晚这条命差一点没断送在你们手里，告诉你，两小时内不把铁根放出来，好果子有你丁志良吃的！”

“我……”丁志良还想解说，被江秀大声打断了：“来人，把丁志良带下去！”

哗地一声门开了，井峰和江火龙冲了进来。

井峰对江秀说：“不，马上把丁志良同志放掉！”

江秀惊奇地转过身来，她看看井峰：“放掉？”

井峰坚定地：“你们在那里把丁志良同志抓来的，就负责把他安全送到那儿去！”

大成不服地从座位上立了起来：“怎么，难道还要我们向他道歉吗？”

井峰：“对，要当面道歉，态度还要诚恳！”

江秀也不服：“这尴尬面孔，我们作不出！”

大成仍不服气：“井峰同志，我想不通，铁根还在他们手

里，我们难道不管？”

丁志良忙解说：“铁根不……”

江秀忙打断丁志良的话：“你给我到外边去站着，这里没有你的发言权！”

丁志良刚要迈步，被井峰叫住了。

井峰：“不，大成同志提的问题，丁志良同志应该回答！”

丁志良：“抓铁根的事，不是我干的，我也问过下面，他们都说不知道。”

井峰对大家说：“你们听到了吧，这件事看来不是那么简单，里面可能有走资派在搞新花招。现在不放掉丁志良同志，双方群众会更对立！同志们，我们不能让走资派坐山观虎斗。”

江秀一拍桌子：“好吧，饶他这一回。放！”

井峰走到丁志良面前：“丁志良同志，有人绑架铁根，同志们很气愤，对你采取的这个行动，应该理解。”井峰边说边示意江秀上前去道歉。

江秀没好气地：“抓你抓错了，向你们老……道歉。”江秀差一点叫出老保。

井峰继续作丁志良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回去和群众讲清楚，在我们工人阶级内部，不要造成两派的对立，大家要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走资派。”

丁志良深感意外，稍顷，快步走去，被江火龙叫住了。

江火龙：“丁头头，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

丁志良不好意思地：“爹，您……”

江火龙摆摆手：“你什么时候才准备反戈一击啊？！”

丁志良颇窘，低着头快步走去。

方英这时领着我们在飞机上见过的那位电视女记者走进来，并介绍给大家。

方英低声对大家说：“铁根的下落有了！原是关在市公安局，后来又转移到湖心岛去了。”

大成：“啊，你怎么知道的？”

电视记者：“你们还记得公共汽车上那个女售票员吗？”

大成忙说：“怎么不记得，我们还欠她两个面包钱呢！”

电视记者笑笑：“那你就把钱交给我吧，她是我的妹妹，我负责转交。”

方英指着女记者对大家说：“她妹夫是高尤的秘书，市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

井峰：“问题清楚了，这次事件是走资派一手策划的。现在，铁根的处境很危险，我们要马上和全市的工人造反组织、红卫兵取得联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在全市范围内造舆论，声讨走资派的新罪行！”

三十三

市委办公大楼前，全市各个造反队，红卫兵组织都行动起来，游行示威，强烈抗议一小撮走资派绑架铁根的罪恶阴谋。

广播车的大喇叭，不断播出造反派的抗议声明。

游行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

抗议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传单一片又一片的从空中降下。

电影、报社的摄影记者手上提着、身上背着摄影机、照相机不断地记录这生动的场面。

电视台的革命造反派，也出动了他们的武器——电视转播车，那位电视女记者正在向全市人民介绍游行示威的现场实况。

三十四

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示威在画面上继续。

镜头慢慢拉开，原来是这一架电视机的屏幕正在接受现场电视实况转播。

镜头继续拉开，带出电视机前面的一排沙发，我们还可以见到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的背面。

镜头跳到正面，市委第一书记高尤和公安局李局长正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收看电视，他二人神色都比较紧张。

口号声，抗议声不断地从电视机上传来。

李局长：“铁根不放出来，事态可能要扩大。”

高尤：“如此放出来，他们更会借此大作文章。局面将更被动。”

李局长：“这样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高尤不安地在房间里走动，忽然，他的眼光停留在墙上的一张风景画上。

高尤站在湖心岛的风景画前沉思一会，然后侧过脸对李局长说：“你打个电话给严函，告诉他，马上派人去湖心岛，瓦解铁根的斗志，争取他悔过自新……”

李局长点点头走去。高尤又掉过头来，望着湖心岛的风景画出神。

镜头将湖心岛的风景画推成大特并化出。

三十五

湖心岛化入。

湖面上，千顷波，万重浪，不断地冲击着一座礁石。礁石上“湖心岛”三个字遒劲有力。

礁石雄姿，刺破青天锷未残。

一只很漂亮的游艇驶向湖心岛。

岛上，景色秀丽。

一座十分别致的避暑别墅。

忐忑不安的卫迪宇领着焦急不堪的江兰匆匆向别墅走去。

卫迪宇、江兰走在通向别墅的梯形山路上。

别墅大铁门开，卫迪宇、江兰走进别墅的园内。

江兰跟着卫迪宇走在一个颇长的葡萄架下，江兰对这里似曾相识，但一时又认不清它的真面目，她紧张地四下张

望着。

忽然，在一个铁栅栏窗口，站着一个伤迹斑斑的人，白衬衫上有些血迹，两只受伤的大手紧紧抓住铁窗杆。

江兰定神一看，眼前站着的就是铁根，突然，她象决堤的流水一样扑向前去……

铁窗口前，江兰泣不成声，她两只手从铁栅伸进去，紧紧抓住铁根那受伤的胳膊。

铁窗内外的这一情形，卫迪宇都看在眼里，她低头转身欲走，被铁根叫住了。

铁根：“卫副主任，我们没有什么秘密，你进屋来，我们一起谈谈。”

卫迪宇有所感动，她扶着江兰慢慢走进屋里。

一间漂亮、讲究的客厅，江兰靠近铁根身边的沙发坐下，卫迪宇坐在离他们稍远的一角。

铁根问：“严函让你来的？”

江兰点点头：“我也有这个要求。”

铁根：“说吧，把他让你讲的话都说出来。”

江兰：“你……自从你失踪了，我吃不下睡不着，秀姐整天在厂里，志良哥也不肯回家，一向乐观开朗的爸爸，现在对我严肃得怕人。这些日子，我象被一股洪流冲入汪洋大海，四处茫茫不知去向……”

铁根：“革命冲垮了你个人的事业，毁灭了你的小康理想，一句话，在这个大变动时期，你想逍遥也逍遥不成了！”

江兰：“铁根，你变了，一想这，我就直流泪，不要忘记，过去你铁根是个孤儿！现在怎能干出这种忘本的事呢？”

铁根深情地启发她：“阿兰，我没有忘记过去，二十年前，这湖心岛，和我也来过这里……”

二十年前的湖心岛。

千顷波，万重浪，不断地冲击着一座礁石。礁石上“湖心岛”三字遒劲有力。

礁石雄姿，刺破青天锷未残。

一只极为破烂的小船。

船头上，两个十来岁的小孩在拚命地摇橹。一男一女，衣服破烂不堪。

男的是铁根，女的是江兰。

两个小孩一推一拉，把小破船拖到岛边的一块浅水沙滩上。

岛上，铁丝网一道又一道。炮楼上，国民党哨兵的刺刀伸在画面的中央，寒光道道。

铁根一手挎个破布包，一手拉着江兰向岛上艰难地走去。

铁丝网内，一群犯人手铐脚镣，排着队在敌人严密监视下放风。铁镣碰在岛上不平的石地上，发出当、当刺耳的声响。

犯人队伍中的江火龙，他已被敌人拷打得遍体鳞伤，满面污迹，但眼睛里却射出两道仇恨的白光。

铁根和江兰站在铁丝网外，四只小手拉着铁丝网，眼睛不眨地在寻找他们的亲人。

铁根转脸对江兰说：“阿兰，你看，火龙叔！”

阿兰转脸对铁根说：“根哥，我怎没看到铁大伯？”

镣声渐近，放风的队伍慢慢朝铁根、江兰这边走来。

江火龙也看到铁根和江兰，他跟左右的人咬了一下耳朵，猫身出队，朝两个小孩走来。

镣声大作，犯人的队伍正好把哨兵的视线挡住。

江兰：“爸爸，铁大伯呢？”

江火龙愤怒地：“根子，我们工人里出了叛徒，你爸爸被敌人杀害了……”

两个小孩手里的破布包落地。

江兰放声痛哭起来……

四只小手拉着的铁丝网，变成了别墅的白木栅栏。

敌人的炮楼变成了十分别致的避暑别墅。

别墅楼的客厅里，江兰上气不接下气的抽泣着。

卫迪宇惊慌的表情。

铁根：“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这里既没有刺刀、铁丝网，也不见手铐和脚镣，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却关着一个遍体鳞伤的工人。我身上的这点血，并不是他们的全部罪恶，前不久，也在这个岛上，他们盗用党的名义，欺骗、蒙蔽了丁志良同志，把几千个工人群众引向错误路线上去。江兰同志，你能回答我吗？这里究竟是什么地

方?！干出这种事的那些人，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江兰已停止抽泣，她抬起头来，认真地在思考铁根提出的问题。

铁根：“还有，他们把你请到这儿来，阴谋利用你江兰的眼泪去软化一个造反派战士的斗志，要你拖着他去向走资派下跪投降！”

江兰悔恨交加：“铁根，阿兰我……”她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铁根：“我说这些，并不是怨怪你，但是，你应该从志良、你、我三个人在这个岛上的不同遭遇，看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何等的凶残、阴险和狠毒，他们这些人，是我党、我国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我们家庭最危险的敌人！阿兰，我们工人不造走资派的反，那才是真正的忘本！”

江兰流着眼泪：“铁根，阿兰我错了，我……我恨这几年的大学活，使我离开了阶级，离开了你，现在我再求你一件事，我要求回炉，加入你们的造反派！”

铁根上前，两只手紧紧握住江兰的手。

铁根转身对卫迪宇说：“卫副主任，我们谈话的全部内容，如果严函需要，你都可以向他汇报。”

卫迪宇浑身一震，她几乎要哭出来。

铁根：“小卫同志，这些年，你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又不认真到工人群众中去改造自己，却搭着严函、乔之慎的桥向上爬，甚至干出这种事！”

铁根出示那张照片传单，卫迪宇浑身如针刺，坐立

不安。

“铁师傅，我……”卫迪宇欲说又止。

铁根：“你虽是资本家的子女，但社会主义同样是你们的唯一前途。党和人民是不希望你去作资产阶级的殉葬品，小卫同志，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卫迪宇非常激动：“铁师傅，我有罪……”她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交给铁根。

随着铁根的画外音，纸头上一行字的大特写：“乔之慎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是共产党的叛徒！”

江兰大为震惊：“这纸是哪里来的？”

卫迪宇：“是我那反动的爸爸临死前交给我的。乔之慎叛变后，躲在我爸爸开的银行里。”

铁根对江兰、卫迪宇说：“乔之慎的叛徒问题，火龙叔在四清时就揭发过，这个材料证明火龙叔的揭发完全正确！”

这时，门开了，严函笑咪咪的走了进来。

严函走到江兰面前：“谈得还好吗？”

江兰沉着地回答：“好，谈得很好。”说完拉着卫迪宇走出。

严函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道：“难办啊，群众出于对党的感情，把你扭送党委，我们不能不加以保护。我的处境真可用得上《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啊’！”

铁根：“是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我看《红楼梦》里的这两句话送给你和你的主子们，可能更合适！”

严函面有怒气，但仍克制地：“你太越轨了！”

铁根：“你们铺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岂止要越，而且要彻底拆除。”

严函：“年青人，你吃苦就吃在太自信！如果当初对我们的劝告能听上一言半句，我想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

铁根冷笑两声：“你那劝告不就是要我们丢掉共产主义的理想，跟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严函：“共产主义，那还早着呢，我劝你看问题还是现实一些吧！”

铁根：“这种叛徒的语言实在不应该出自你严书记之口。”

严函恼羞成怒，从沙发上跳起来：“你……你竟敢这样污蔑我！不是我卖老，我的革命历史可以写一本书，能作你学党史的教材。”

铁根：“我们承认你凭这些资本能欺骗人们一时，但不能欺骗人们一世，一旦人们识破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那一套，那你的所作所为可就是一本挺不错的反面教材！”

严函气得暴跳如雷：“你，你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暴徒，痞子！你这每一句话都将受到惩处。”

铁根大义凛然，对着严函严加痛斥：“遭到历史惩处的该是你们，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你严函睁开眼睛看看吧，在这水底、岛下，都埋着革命烈士的尸骨，今天，你们在他们的尸骨上垒起了这座别墅洋房，利用窃取的那部分权力，干着倒施逆行的勾当。工人在你们眼里是奴隶，你们

骑在他们头上当老爷，捉、拿、关、打，无所不用其极！资本家能干的你们都干了，资本家干不出的你们也干了，你严函听着，无产阶级起来打倒你们这些走资派的日子到了！”

三十六

镜头快甩，高尤惊恐万状的面孔。

高尤正在接严函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严函的声音：“高书记，铁根被造反派抢出来了，乔之慎的叛徒问题也捅了，我的处境……”

外边的口号声、锣鼓声不断传进高尤办公室里，高尤心烦地放下百叶窗帘：“现在全市都告急，市委想开个会议研究一下，你马上来一趟，局里叫石陆顶住……”

三十七

“对，顶住，随便怎样，我也要顶住！”

说这话的是石陆。他今天整齐地穿着一套旧军装，胸前挂着“淮海”“渡江”两枚纪念章，火气挺大地随着江火龙走在水泥台阶上。

这里是市郊革命烈士纪念塔。塔前，青松掩翠柏，塔底，可见铁路干线，远处，可望湖心岛。

江火龙：“你好好看看这儿吧，想想你石陆有没有忘记过去！”

石陆粗声粗气地说：“忘记过去的该不是我石陆（他拉拉自己的黄军衣）历史会公正地评判每个人的功罪。战争年代，拼过刺刀，建设时期，这哪根铁轨没有我的心血，运动一来，我成了走资派，都错了？七斗八斗，为什么？为……”

不知为什么，石陆的喉咙象被什么东西噎住了，突然中断了自己的牢骚，他的眼光吃惊地盯着烈士塔的一角……

扣人心弦的音乐声起……

烈士塔的一角，站着铁根和井峰。铁根心情十分激动，他双手捧着一件旧棉军衣，白里泛黄的旧花絮从一个又一个的弹孔里露了出来。

铁根捧着棉军衣朝着石陆走过来。

铁根两眼有些湿润地站在石陆的面前：“这件棉军衣，你石陆同志可还记得它的来历？”

石陆两眼出神地盯着铁根手上的棉军衣，他慢慢地伸出颤抖的双手，从铁根手上接过棉衣，一把抱在怀里，仰首望着烈士塔基座上的浮雕。

镜头在一幅红军过草地的大型浮雕上慢慢地移动，同时传来石陆颤抖的画外音：“那是在长征过草地的路上，当时我人小，挺不住，冻昏过去，同志们拄着拐杖轮流背着我继续朝前走。夜里，我只觉得身上暖和和的，醒过来，发现身上穿着这件棉军衣。同志们淌着热泪告诉我，伟大领袖毛主席路过我们这里，见我病了，特地从警卫员的手里拿过这棉衣，披在我的身上……”

铁根：“我入党的那天，在火红的党旗下，你把它披在我

的身上，亲口对我说：‘铁根，这衣服不是送给我石陆一个人的，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共产主义！’以后每逢这个日子，我都要将它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革命战士的无限关怀，想想革命的老前辈，也包括你石陆同志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井峰极其激动：“可这几年，铁根一见到这棉军衣，就直流眼泪啊，他三番五次的问我，是什么东西把石局长从我们工人的身边拉走了？想过去，毛主席一声令下，你石陆二话不说，端着刺刀往前冲啊，可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你却处处要顶！老石，你……”

石陆喃喃地说：“我怎敢顶文化大革命，我只是不同意铁根他们这种搞法。”

井峰激动地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文件递到石陆面前：“难道你就同意高尤、严函他们对铁根的这种作法吗？”

市委绝密文件的大特写，石陆不解地翻开封页——

关于对铁根反党小集团成员内定处理方案
.....
.....
<u>判铁根死刑，运动后期执行。</u>
.....

石陆十分怔惊：“他们能干出这事？”

江火龙气愤地指着远处的湖心岛对石陆说：“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啊！看看那湖心岛吧，解放前夕，铁根的父

亲就在岛上被国民党反动派装进麻袋，活活扔进这湖里！今天，高尤、严函又要在这个岛上，判铁根的死刑啊！你石陆整天和他们这种人泡在一起，这还不足以说明你的问题吗？

铁根走近石陆身边：“你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年来，毛主席的话你听不进去了。毛主席在五六年就提醒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没解决；六二年又重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六四年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又向全党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你石陆同志作为一名党员想过没有？想了多少？准备怎么干？”

石陆慢慢地低下头。

井峰：“我们这些老同志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拿我亲身体会来说吧，严函五九年搞右倾，高尤六四年搞形左实右，我们都顶过，但是，并没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自下而上地揭露批判修正主义，能有今天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吗？老石，站在这烈士塔下，面对着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活着的老同志应该加倍地往前走啊！”

石陆心情沉重，过了一会，他猛地站起，欲脱军衣，被铁根阻止住了。

铁根：“这军衣希望你继续穿着，我们批你、斗你，是希望你和修正主义路线决裂，拉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让你重新焕发起革命青春，为人民立新功！”

石陆老泪纵横，他十分激动地走向铁根……

明朗的天空，几朵絮云娜娜飘动。

三十八

一辆白色救护车正在向市郊驶去。

车里，坐着高尤和严函。

高尤内心极其恐慌地对严函说：“刘，已经不上天安门了。”

严函大吃一惊，半天才吐出一个“啊”字。

高尤：“形势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策略，再照过去那样干不行了。”

严函问：“往后这局面如何收拾？”

高尤：“要掌握工人运动的规律，要因势利导。我翻了一点书，工人运动的特点就是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谁能掌握这一点，在经济上放宽，那他就会在政治上取得主动。”

严函辛酸地：“拿经济买政治，如果早采取这一着，今天也不至于躲到这种地方来开会了。”

救护车经过一块墓地，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颠簸着。

不远处传来几声凄厉的钟声，救护车直朝一个破旧的教堂开去。

第四章

三十九

一辆高速摩托车，穿过市区，穿过工厂区，向铁路局驶去。

车上一共两个人，开车的和坐车的，观众和他们都曾相识——公共汽车驾驶员和红卫兵小将秦苗苗。

远处火车鸣笛。

秦苗苗对司机说：“来不及了，冲过去。”

摩托车猛一加速冲过铁路，栏杆险些落在他们的头上。

摩托车驶进铁路局，穿过几条马路，直朝造反司令部的旧车厢开去。

四十

一只大木箱的特写。镜头拉摇开，只见铁根满脸汗，浑身湿透，胸前铁路路徽鲜红显眼。

车站，热火朝天。

大标语、宣传画到处可见。全市各条战线的造反派都

汇集在这里搬运积压物资。到处是红旗，到处是人群，战歌声，号子声，机器运转声交响争鸣。

车站的最高点，拦空横挂着几条大标语：

《大战五十万吨，粉碎走资派的新反扑！》

《革命造反派，争做抓革命，促生产的先锋！》

《粉碎走资派的新反扑，迎接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

铁根转过身子朝喇叭的声向望去。

一辆崭新漂亮的小汽车在造反司令部的那只旧车厢旁边停下。

李大成手提着酒瓶，怀抱罐头从车上跳下来，车门也未关，径直向旧车厢跑去。

铁根浑身一震动，肩上的大木箱砰地一声落在地上。

兴高采烈的李大成被这砰地一声震住了，他止步向前望去。

铁根浓眉紧锁，大步地向大成这边走来，此时，铁根脑海中翻滚着下列画面：

一群人围着严函，严函的笔头在一张又一张的字条上签字。

车站机务段，一些工人纷纷丢下手上的劳动工具，离开机车向一个方向跑去。无数辆机车头熄火停在路轨上。

煤场上，正在运转的输送带刹地停住了，一些工人纷纷离开工作岗位朝一个地方奔去。煤堆似山，吊斗半悬在空中。

奔跑的人群不断流向市银行。银行门口，人山人海，许多人手执字条，争先恐后地向里拥。也有人手里握着一大把钞票，逆着人流向外挤。

人群中，大多是带着捍卫队的袖章，也可见少数的造反派袖章。

市百货公司，人山人海。许多人拥在柜台上争购东西。一个人的背影，手提着一捆酒瓶，怀里抱着几听高级食品罐头，背朝人群向外挤。

铁根收回思绪，严肃地站在李大成的面前。

李大成从未见过铁根今天激动、严厉的面孔，他有些莫名其妙。

铁根问：“你去拿钱啦？”

李大成望望手中的酒瓶和怀里的罐头，点点头。

铁根爆发地上前，一把夺过酒瓶，使劲地往地上一摔，酒瓶粉碎，酒水横流。

铁根对着不知所措的李大成说：“你看看，那是什么？”
一张宣传画即推出——

《同志！当你拿了钱，就上了走资派的当！！！！》

井峰这时也来到了这里，他拉着大成说：“大成同志，进城之前，毛主席就提醒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有些人，在敌人的刺刀、大炮面前他都闯过来了，可在糖衣炮弹面前，却当了俘虏！成了走资派。这个教训我们新老同志都要牢牢记住！”

李大成惭愧地抬起头，他拿起怀里的几只罐头，使劲地向远方摔去。铁制的罐头在水泥地上跳滚着，发出当当的声响。

这声响，是警钟，革命的战士，要记住啊！

铁根一把拉着大成：“走，扛箱去！”

在强烈、火热的音乐声中，画面上展现了一个盛大的劳动场面，铁根、大成等我们所熟悉的革命造反派同志都夹在人群中搬运积压物资。

四十一

一辆摩托车驶来，车未停稳，秦苗苗跳下车来，急忙跑到铁根面前。

秦苗苗从书包里拿出一叠材料交给铁根：“铁根同志，667次列车事件查清了，这是拒车电报稿。高尤前天召开黑会的记录，也被市委机关造反派查获了……”

方英这时匆匆跑来报告：“发电厂来电话说他们只有三天存煤，码头缺车皮，几十条外轮无法卸货，客车缺司机有

两天未发车，几万旅客挤在月台上，吃饭、喝水都成问题，有人已经昏厥……”

江秀、卫迪宇匆匆跑来报告：“不好了，丁志良押着严函、乔之慎、石陆，带着几千名工人北上告状，884次列车已经从西站发车了。”

铁根：“谁签的调度命令？”

卫迪宇：“是严函，严函还发给每个人两百块告状费。”

井峰对铁根说：“走资派煽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这是个大阴谋！”

江秀：“赶快想办法，丁志良他们的火车已发出了！”

众焦急地：“过了菱角塘，我们就管不着了。那就要造成全线混乱，铁根，怎么办？”

铁根沉着、坚定地对井峰说：“只好采取非常措施了！”

井峰赞同地点点头，以他热烈的眼神表示对铁根的完全信任和支持。

铁根：“井峰同志，我建议马上接管调度室，没有造反司令部的命令，任何人签发的调令都无效。”

井峰：“对，我和方英同志去。”

大成：“马上通知前方各站，不让884次列车通过！”

江秀：“万一丁志良他们不听我们的调度，强行通过怎么办？”

铁根：“对，得准备第二手，大成、苗苗集合队伍，火龙叔去准备茶水、面包，江秀和我从下行线上去追车，大家分头行动，马上赶到菱角塘，快！”

四十二

884次列车吐着浓浓的黑烟，鸣着汽笛，正在铁轨上轰隆隆轰隆隆地向前驶去。

北郊站信号台，绿色信号灯光在闪动。

汽笛长鸣一声，884次列车顺利通过北郊站。

调度室。

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写道：“调度重地，非请莫入。”

井峰、方英领着一批人冲进来，把工人造反司令部接管通告向那块“非请莫入”的牌子上一贴。

一张调度命令单放在调度员桌上。

调度员拿起看看，马上拨动电话……

调度员的急促声音在铁路沿线一排电线的上空回响：“造反司令部总调一号命令：前方各站，不得给884次列车通行信号……。”

稻香村站信号台。绿色的信号灯光在闪动。

这时，从稻香村车站里冲出一个值班员，他手里不停地挥动一面小红旗，直朝车站月台奔去。

丁志良驾驶的884次列车刚好来到这里。丁志良抬头看看绿色信号灯，得意地拉拉汽笛，884次列车呼啸一声穿

过稻香村站。

884次列车正以最大的速度向本市所辖的最后一个地段站——菱角塘冲去。

驾驶室里的丁志良，得意洋洋。前方，一望无遮，复线的四根铁轨笔直地伸向前去。

忽然，一阵嘹亮的汽笛声传进了丁志良的耳朵，他吃惊地把头伸出车外，朝后望去。

大约在后千把米的下行线上，一辆内燃机车头象离弦的射箭，飞快追来。

丁志良预感到来者不善，他连忙缩回头，大声对司炉说：“加火，快，加火！”

没一会，车头上的罗马表指针已显示火车时速在100公里。

没一会，铁根、江秀驾驶的内燃机车头已经赶了上来，两辆火车头几乎是平行的在你追我赶的向前驶去。

坐在副驾驶员位子上的江秀，朝身边的蒸汽机车头里的丁志良望望。

丁志良也朝内燃机车里的江秀望望，江秀得意地掉过脸来不予理睬。

丁志良一气，猛挪驾驶手柄，罗马表指针马上向一一〇公里上升。

内燃机车的公里表，红色指针显示出时速为一二〇公里。

铁根看看仪表，对江秀说：“再加速，超过去！”

公里表指针马上向一三〇公里上升。

飞快转动的蒸汽机车轮和旋风般的内燃机车轮，在画面上交相出现，一个更比一个快。

笔直的复线慢慢开始向两方岔开，两个车头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方驶去，谁快谁慢这时还无法分晓。

四十三

菱角塘车站遥遥在望。

884次列车以最大的速度向菱角塘车站冲去。

菱角塘车站越来越近，信号灯塔已清晰可见。

一只大手突然伸进画面，紧紧地抓住信号开关手柄，咔嚓一声，菱角塘信号塔上红灯闪亮。

铁根松开信号开关手柄，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

没一会，884次列车吐着粗气慢慢驶进车站一岔道上停下。

几千名捍卫兵团队员纷纷走出车厢，顿时，车站上一片混乱，丁志良好不容易才把人纠集在一起。

丁志良站在一个高处，情绪十分激动：“同志们，大家知

道吗，这是什么地方？”

卞希熊答道：“这是菱角塘，是铁根造反起家的地方。”

丁志良：“对，这里从站长到搬道工，都是铁根一伙的。在这儿吃红灯，造反派是要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的！”

人群中有人喊道：“跟他们干！”

丁志良：“对，跟他们干。我们几千个工人，连到北京去告状的权利也没有了，造反派这样干，我们能答应吗？”

众高呼：“不答应，拼到底！”

丁志良：“对，拼到底，我们捍卫兵团，也不是泥捏的、纸扎的……”

卞希熊又高叫：“一拼到底就是胜利，大家冲呀！”

骚动的人群向前流动。

哗哗几声，一面红旗在画面上来回摆动，铁根手握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似擎天柱般地站在几千个捍卫兵团队员面前，威武英俊，顶天立地。

骚乱的人流，一下被震住了，场上煞静。

卞希熊一看不妙，又尖着嗓子煽动：“活着干，死了算，大家跟我冲呀！”

人群中又一次骚动起来。队伍前挤后拥，象潮水般的直朝铁根压过来。

铁根毫不畏惧，他把红旗在空中一挥，瞬时间，铁根身后惊人的场面出现了：

一支数列横排的造反队伍，大家手挽着手，迈着整齐的步伐朝铁根这边走来。一、三、五、七排……是工人造反队

员,二、四、六、八排……是红卫兵小将,大家有节奏地高呼着口号: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

骚动的场上又一次被震住了。

队伍在离铁根几十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丁志良气呼呼地冲到铁根面前:“你说说,调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铁根:“团结阶级兄弟,粉碎走资派的罪恶阴谋!”

丁志良:“还粉碎走资派的阴谋?你们已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了。走资派石陆,你站出来交代!”

石陆从人群中站出来:“我觉悟不高,捍卫兵团的同志受到我的蒙蔽,这是错误的,我愿意向同志们检讨。”

丁志良:“你污蔑,你出卖了我们。打倒走资派石陆!”
众呼应。

丁志良:“严函,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是造反组织!”

严函:“你们对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但,是不是造反组织,我不能承认。”

众:“为什么?为什么!”

严函:“铁根同志的造反队伍是我局唯一的造反组织,唯一的嘛!如果我承认你们,那……”

铁根一针见血:“那你们就阴谋煽动群众北上,向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

严函:“我一个小小的党委书记,怎敢搞这么大的阴

谋。”

铁根：“修正主义，走资派，不搞阴谋诡计是活不下去的！你官不大，可后台却不小。”

严函企图以守为攻：“我相信，造反派说话是讲证据的。”

铁根手里拿着电报和会议记录：“要证据吗？这就是！同志们，几个月之前，就在这个车站上，发生了不让毛主席的红卫兵通行的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现已查明，大家看，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给高尤的电报。电报说，为了避免造成南北夹攻的被动局面，命你市采取果断措施，拒绝接车……”

捍卫兵团队伍哗然，大家都为此一惊。

铁根：“同志们！几个月后的今天，市里的走资派高尤为了挽救他们主子的失败命运，又策划新的阴谋，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鼓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企图制造南北交通大动脉中断的反革命事件。”

石陆站了起来：“同志们，667次拒车事件，是严函他们指使我去干的，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工人同志和红卫兵，欢迎大家火烧我，批判我，我石陆下半辈子一定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石陆说着走向铁根。

铁根上前，紧紧抓住石陆的手。

石陆的转变，受到场上的工人同志热烈欢迎。

卫迪宇含着泪水站出来揭发：“老师傅们，你们很多人也受了我的蒙蔽……严函一伙是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指

使卞希熊秘密绑架了铁根同志，还嫁祸丁志良和捍卫兵团，企图挑起工人同志火拚。”

丁志良吃惊地看了身边的卞希熊，卞希熊马上缩进人群中去。

郑华也站出来，她手里拿着一张 X 光片：“他们竟然用一个男人的病例欺骗小卫，要她锯掉一只手臂，来判铁根死刑！”

群众愤怒地高叫打倒严函！打倒刽子手乔之慎！

铁根：“同志们，走资派严函，叛徒乔之慎干下这些罪恶的勾当，都是市里走资派高尤破坏文化大革命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前几天，高尤在一次黑会上叫嚷什么：‘中央不是不怕群众吗？那我们就把群众送到北京去，没有人开火车，几天之内全市就要变成一座死城，到那时候，再叫中央来尝尝群众运动的味道！’同志们，一小撮走资派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能答应吗？”

众呼：“坚决不答应！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

愤怒的人群似潮水般向严函、乔之慎压将过去。

车站一间小屋里。

愤怒、怨恨、自愧，一齐涌上了丁志良的心头，他两手抱头，蹲在地上痛哭起来。

铁根走到了志良身边伸手拉他一把。

丁志良一把抱住铁根：“我一心以为自己是在捍卫党，把高尤、严函看成是……我瞎了眼。……我为什么没有看透

这些恶狼?!”

铁根：“你只记住了旧社会资本家留给你的伤疤，却没看到在今天，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又找到了代理人。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把刘少奇、邓小平、高允、严函这些走资派打倒、批臭，社会主义江山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工人又要重新受压迫受剥削啊！”

丁志良失声痛哭：“毛主席，我对您老人家犯了罪！”

江兰戴着造反队的红袖章，走到了志良的面前：“志良哥，我们都上了走资派的当；错了！快起来反戈一击吧！”

铁根：“志良同志，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现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还来得及！”

丁志良热泪未干，他当着铁根、江兰的面哗地撕去套在手臂上的捍卫兵团袖章，冲出门去。

丁志良站在高处，手里握着捍卫兵团袖章对广大的捍卫兵团队员说：“同志们，我丁志良上了走资派的当，害得大家跟我走了一段弯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铁根同志说了，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现在，我丁志良当众宣布，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同时，我建议，我们铁路局工人捍卫兵团改名为造反兵团，大家同意不同意？”

场上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声。

无数只捍卫兵团的袖章朝严函、乔之慎之流砸去。

在团结、战斗的口号声中，铁根和丁志良紧紧拥抱。场

上，工人造反司令部的队员和工人造反兵团的队员紧紧拥抱。

井峰带着广大的造反派战士，拿着面包，端着茶水送到造反兵团队员面前。

江秀亲自端碗茶水走到了志良面前，江火龙也递上一只面包。

修正主义路线使一个工人的家庭发生了分裂，革命，只有革命，又使这家庭在继续战斗的道路上团结起来。

四十四

高尤卧室。

壁炉堂正在燃烧着文件、纸张。

杂乱代替了优雅，慌张打破了宁静。

高尤打开保险箱的门，把一些他认为没有用的东西拿了出來，投进壁炉里。

那张印有铁根照片的传单在高尤手里翻了两翻，最后被装进了公文包里。

高尤钻进汽车，汽车呼地一声溜出大门。

四十五

菱角塘车站上空，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正在向车站撒传单。

无数张传单从天空飘下。

菱角塘车站，披上节日的盛装。

车头上三面红旗迎风飘扬：

当中带头一面是《铁路局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大旗。

左面是《铁路局工人造反兵团》的大旗。

右面是《铁路学校红卫兵》战旗。

铁根站在内燃机车头上，对着几千名工人同志和红卫兵小将发表讲话。

铁根：“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百年前，巴黎公社的先驱们在资产阶级的枪炮声中倒下了；半个世纪前，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被资产阶级默默地和平演变过去了。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不断地向资产阶级的攻击中才能永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满腔的热血沸腾了，决战的时刻到了，毛主席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伟大的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让我们团结起来，扛着革命造反的大旗，唱着革命造反的战歌，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冲锋——”

强烈的国际歌声响彻大地。

东风舞红旗。

人们手挽着手，唱着歌，齐步朝前走。

汽笛长鸣，热气腾腾。火车和人们同行。

车上的人都伸出头，眼睛朝着前方，纵声歌唱。

我们所熟悉的人，都一一和观众见面。

歌声、旗声、汽笛声，历史的车轮声在交响着，奏出二

十世纪最强音。

革命是盛大的节日，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一至五稿均于上海